

華西日報記者

川灾視察記

膠東苗仲植題

序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命隨中賑會朱委員長子橋先生飛川勘災，當時爲明瞭災區真象，及我聞生活狀況起見，決定親往災區視察。事前特約成渝兩地新聞記者同行，因爲他們早就發願到災區去！我也樂得幾個良伴，彼此爲研討救災的功課。

四月二十九日由成都出發川北勘災，除川康綏靖公署少將參軍郝選莊，四川省政府視察員李仲陽兩先生外，就是成渝新聞記者災區視察團，團員是新民報程大千，新新新聞姚俊開，重慶國民公報方兵素；其中最年輕的便是本書作者金德璋先生；他是華西日報的記者。

我們走過梓潼，便深入了嚴重的災區，尤其使我平生不能忘情的，是由劍閣往蒼溪的路上，真是行萬山叢中，赤日當空，人跡稀少，田地龜裂，惟聞絕崖崖間鳥語鶯聲，現在回想起來，還是一陣慘病！

視察期中有時絕糧，有時斷水，有時乘滑竿，一日行百三四十里，有時徹夜爲虫虱蚊所困，所到處一堵，便見作者親往詢問父老疾苦，和災區的生活情形，材料一經收攬，運旅邸便揮筆直書，有時見他對燈孤坐，深夜不眠，黎明投郵報告讀者後，又要走上征途。這種吃苦耐勞負責實忠實的精神，我常爲他所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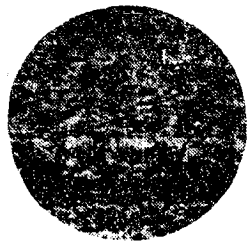
我和作者同行三十一天，由川北川東而川南，共視察災區三十二縣，計程約五千里，此篇記載極爲翔實，災造成的原因，及農村裏的一切狀況，都有所述敘。

我與作者同行同宿同忍飢耐渴者三十餘日，對於他的沉默，純潔，坦白，謙誠的性格，覺得他是一位極有希望的青年記者。

當此空前浩劫，希望讀者看過後，也被開大眼，拿出赤心來救災區裏被父老遺棄，流離失所，飢病交加的一般兒童，這恐怕也是作者寫本書的動機罷！

曹仲植於成都

六，八，



川災視察記



金



準備起我們的行裝

川省災情的嚴重性，已爲全國人士所不敢忽視的了。以川省一百四十九縣一局來說，報災的縣份，已有百三十餘縣，災民竟達三千餘萬之衆；雖然各縣災情輕重不等，但吃草根樹皮，甚至易子而食的事，也時有所聞，然而；災區的實況，到底如何呢？關於這點又很少有詳細的記載，傳播到災區以外去，讓全國的同胞知道其嚴重到了怎樣的程度。此次財部放賑專員曹仲植先生，親往各縣實地勘察災況，記者乘便同行，特將各地災况陸續寫寄，以便讀者能明瞭災地實景，引動善念，擴大發起振災運動，振救此三千餘萬被困於災地之同胞，則記者此行爲不虛矣。

四月二十九日，成渝兩地記者四人，齊集東御街中央銀行，伴隨曹仲植先生，省府李視察員仲錫，綏署郝參軍盛莊，同乘公路局所備專車，於午前十一時半出發；沿川陝路北進。我們的目的地是先到昭，廣，劍，轉往鹽亭，儀隴，南部，岳池，武勝，通，南，巴，忠縣，奉節等地。再由川東轉往川南，

而後返春。行程是廿一天，希望能在這最短的期間，將整個災區的實景，介紹到各地去；用急速的辦法去振救那行將餓斃的災民。這就是曹先生急着要出發親往各地去的緊要點。

離開了繁華的都市

這次最大的目的，是在看看被災縣份的實際情形，故在沿途並沒有多大的阻攔。加快馬力向前飛奔，午後七時許安抵梓潼縣。計離開成都已有四百零六里了。這段途中可分兩段來說。自成都到綿陽這一段路上，看看兩旁的景色，並不像一個有災的年份。尤其是靠近了成都新都一帶，田水滿注，小麥豐收，災情並不嚴重。然而過了綿陽之後，景色就有點兩樣了。田土現有裂痕，麥苗枯萎，若再不降雨，恐怕小春沒有收成的可能。大春的播種，也自然會成問題。不但這條路上是如此，恐怕全川各縣，都是如此。在股股望着甘霖之下降吧。

沿路在車上雖然看不清當地的災情如何，但偶而也會發現母孺子，父挑兒的逃荒者，雖然這些災民不是成綿道上的人，但是以他們那付形色看來，今年川災的嚴重，也決不下民十七年的陝西旱災。沿川陝路過綿陽後，經過了魏城驛，愈向北進，愈現荒涼的景象。起伏的山地，堰塘亦早已乾涸了。靠天活命的中國農民，也就在這種情況中造成了他們的生活慘狀。要使他們得到一個根本的救濟，恐非達到人力勝天的地步之後，始能再談到其他吧！

午後七時半，趕到了梓潼縣城，因天已晚，覓店不易，仍打擾縣府借財務委員會房舍住宿一宵。這裏的災情，雖不算得多麼嚴重，但是過往在防區時代經駐軍的任意徵刮，元氣未復；民二十四年三月又遭赤匪的洗劫，今年的天旱不雨，這裏也並沒有例外。以一個三等縣的梓潼，地土鹵瘠，民生維艱，一

且遭到了這種接二連三的災禍，人民方面，自然感覺得有點難以爲活了。但是田畝中尙能見到一些兒青苗，要是拿這里跟那些吃人肉的縣份相比，恐怕還有天堂地獄之別哩！

夜居梓潼，閑遊在外用釜，覺當地生活甚易，飲食甚廉。米價在三元餘一斗，每斗淨重三十餘斤，較成都米價爲低。其他生活必需品價值亦廉。因天已近晚，鄉村風氣早眠成習，故不易搜得有關各方面的材料。記者到這梓潼時，縣府正審匪竣事。據探得魏城驛的一個聯保主任與匪互通音息，洗劫各處，積案甚多，現被破獲，可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了。在鄉鎮中發現了這種敗類的聯保主任，鄉民誠爲不幸，而目前的澄清吏治，恐必還需待政府的有力推進，始能達到其目的。

由成都出發走川陝路，設使能有一顆寂寞的心，很可以作一次探溯歷史故事的旅行。如成都的天邊嶺，是唐明皇避亂來蜀回駕的所在。新都桂湖爲明狀元楊升菴讀書地。德陽的落鳳坡，爲三國鳳雛先生龐士元的遭難地。羅江的金雁橋，爲三國時活捉張任之地。……其他還有許多的名勝古蹟，可助遊興。惟記者此行目的，并不在此，亦只好聽其過之了！

四月三十日晨起，與韋縣長見凡，略談地方情況之後，同行六人，即乘車迢向劍閣前進。由成都至梓潼，多半都是一坦平路，甚少有高大的山嶺。梓潼動身之後，坡度漸漸高了，小路盤旋逶迤，與龍泉驛山路甚相似。沿途尙有數百年澗留下的柏樹，蒼鬱參天古境動人。惟田園荒蕪，吃盡辛苦的農夫，三兩兩還在田間驅着羸牛耕作。而田土龜裂，農民單靠東抽點水，西抽點水，勞心費力多，然而仍是沒有方法可以插下秧去。中國農民的忍耐性極大，由這點便可以把它證明。

平日傳聞文昌帝君爲梓潼縣人，至縣時探詢，始知文昌帝君俗名張亞子，越笈人，幼小出家，在梓潼屬大廟山處修道，現有文昌帝君廟在是處。記者以是處爲蜀中名勝之一，實有一觀之價值，因七曲山九曲水，非普通地方可比也。

車行至柏樹茂密之處，「七曲山九曲水文昌聖境」石坊已在道旁得見。七個灣拐，每個灣拐都各有各的特色。道便是七曲山得名的所在，文昌帝君廟，便修建在第四個灣拐了的地方。廟宇已年久失修，敗壁頹垣與淒涼的景色相配，更顯得有點令人感懷。正殿上橫額題爲「文之光華」四字，二殿爲啓聖祠，是文昌帝君父之香位。再進爲桂香殿。桂樹兩株豎立庭院，枝葉皆茂，滿院爲之遮避陰涼。似這樣大的桂樹，實屬罕見。再登高則有家慶堂，爲文昌帝君全家同居之處。登進則更有痘祖殿，天尊殿，白驢子殿。在白驢子殿上有一洞，據說卽爲文昌坐修之處。騎驢背之裝束卽爲文昌得道出洞之寫眞。廟宇高大，較石經寺好過數倍。每逢二月初三，文昌生日，八月痘祖香會，極爲熱鬧。遠近者皆趕到進香，是爲廟中香火最盛之時。山門內有張獻忠修建之百尺樓一座。素愛破壞廟宇的大王爺，竟在這個廟子裏添建樓房一座，可謂奇絕。據傳說這也是出自「你老子姓張俺老子也姓張俺們倆連宗吧」的一句話。這話是否可靠，不得而知。但是百尺樓爲張獻忠所建。則又是事實。樓中原有張獻忠塑像一尊，滿清末年，一周姓知縣，因張獻忠禍蜀罪惡至極，是像亦被毀去。故百尺樓爲張獻忠所建，則只是能算一個典故的傳說罷了！

關帝廟在文昌廟右鄰，殿上康熙年間所製之四大字匾「萬古人極」，盡極美觀。惟未加珍視，現已凋碎了。盤陀仙山，位關帝廟對面，上有盤陀寺，爲文昌平日靜坐修真之所。側有應夢仙舍，內有應夢牀，爲文昌帝君入夢之處。盤陀仙台上有古晉柏樹一株，四週築有石圍牆一遭，留有孔洞，前有對聯一付，文曰：「如佛子身不生不滅，同孔堯杏有幹有年」，描盡了晉柏的本色。柏樹四週雖有石牆圍繞，但其樹皮尚有被人偷盜者。這並不是因了天旱無糧食被災民剝了去的，而據土人言，吃了這個樹皮是會治好百病。這又是一個怪誕的迷信了。柏樹頂枝已枯，狀如蛟龍出水。如欲攪擾之狀。九曲水離文昌廟二里許，望江亭上可窺全景。水流潯潯，由高上俯視，似一條銀練平鋪原野，中間造成了幾道波折。七曲

山九曲水景色雖佳，但因不善保管，已任其荒蕪了。若能加以整頓，建爲風景區，其景色恐不在峨眉山下呢。

十一時繼續登車前進，兩旁田土已現龜紋。路上甚少人煙，與綿陽至成都段相較，擴有天淵之別。河水斷流，山地飲水者，需至一二十里路外始能獲得，望堰塘的水來灌溉田畝，恐怕還是有待於天的決宥吧！十一時半抵劍閣縣。田專員偕當地機關法團學校首長等於東門外相迎候，道旁并有專署士兵一排，鳴號歡迎。全城各處遍貼歡迎專員下鄉親自勸查災况的標語，由此可見災民望拯之殷了。

武運驛途中用餐的時候，會與鄉民立談一刻。知道自去秋八月降雨之後，迄今并未得有甘霖。前幾天雖有毛毛雨一陣，但是泥土的潤溼還深不及一寸。要望下種還須待大雨數天，才能有望。米價平時一元餘，而今則已漲至三元一斗了。其他物價雖近便宜，但是購買力羸弱的居民，也只好聽其便宜，不敢闕顧。

走進了災區以後

抵劍閣後，先至專署休息片刻，曹仲植先生因見來時道旁站有流落災民不少，打動惻隱之心，捐圓幣十五元，交田專員代爲散發，先救救他們一時之急。略用茶水後，記者即跟同曹植仲先生田專員等，先赴西門附近一帶視察災况。赤匪竄川盤踞劍閣時，焚燬之民房遺跡尙在。民生經濟在防區時代刮取過甚，接二三的又遭到了匪患天災，元氣至今尙未恢復。爲赤匪所燬去了的房屋，也只好聽其自然的爛在那裏，作爲赤匪遺留下的一點紀念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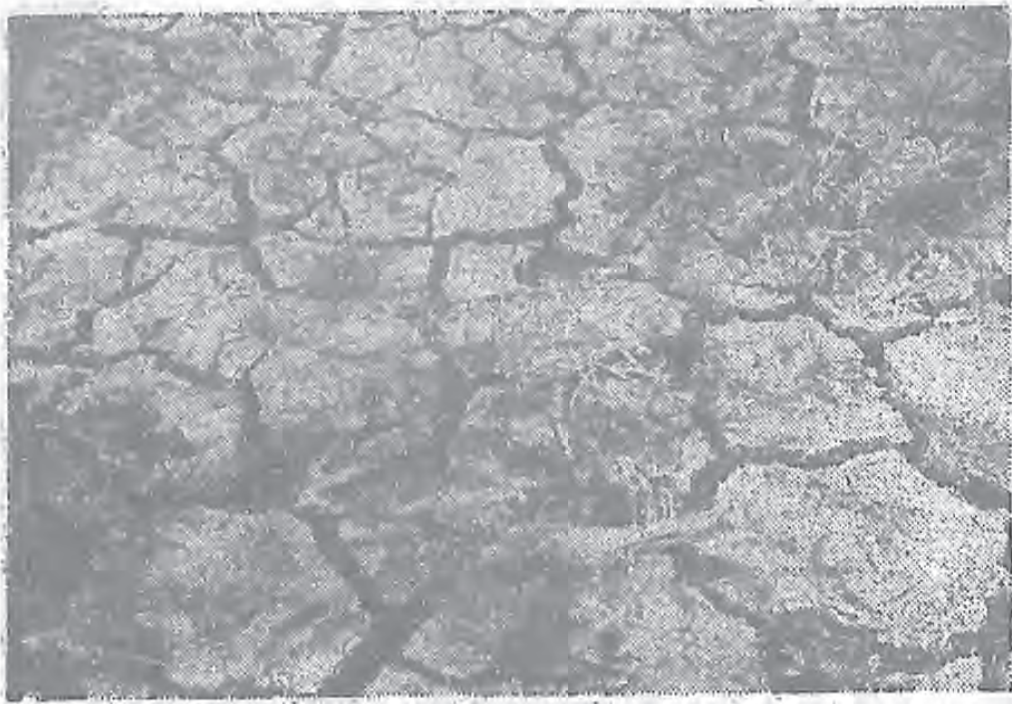
出西門沿途略爲視察後，便至救濟院參觀。至院時三數老者，正在吸煙。曹仲植先生好善爲懷，每

人當給法幣一元。誠樸的鄉人，圖字雖然沒有說一個，而反覺得有點出自異外。屈手屈脚的得到這一塊錢，反倒不知道要怎樣去擺布它才好。十足的表現出鄉壩老的本色，也十足的證實了城市人的狡猾。

由救濟院返城午餐，餐後曹田二專員偕記者等遂出東門，登山涉水，親赴各地實地去看看災民的生活情形。離城只有五里的光景，這五里路的途程，便證實了早先的傳聞為不虛，耕地荒蕪了，乾的連野草也露出了枯黃色，一片片的田地，任其自然的纏着。不再降雨，恐怕人吃的水都有點要生問題。

靠城近的区域，因肥料的搬運較便，地土還算特別的肥美，所以言收成還能得到一點點的豌豆；其他種下去的食糧，到現在已變成了寸多長的枯草。在成都的時候，記者雖知道災區裏面的同胞，是過着非人的生活；但是，那只是道聽途說，直到了現在記者才算親眼得見。紅苕樹根曬乾後，碾成了細粉，和着紅苕葉，豌豆葉，其他的草芽樹葉，加水煮成一鍋，這便是他們日常食料的一種。稍好的食品，則為未成熟的麥子，打下來碾成細粉，加樹葉，菜皮和水煮之，上好的食品，則在這些食料中加上點點米粒共和煮之，則成為最貴重的食品了。似這種食品，一月能得到一次，便算特別幸福的人。

劍閣屬境皆為山地，縣城居山之中央，四週皆為重疊大山環繞，平地甚少，山地過高，平時用水亦覺困難，今年連逢了



這樣嚴重的旱災，居民們只有引頸待斃。有地者，靜靜待着老天下雨，好去耕種他那田地。窮苦無力者，只有賣去犁鋤農具等物，逃亡到其他的縣份去謀生。慳悍性急的男子，在當堂罄盡的窮境下，惟一的人生路，只有逃到外縣去做那不要本錢的生意。雖然是條險路，然而在最近總會有一碗白米飯吃。所以最近談到了清澆的問題，決不是兩桿槍對付得了的。若果政治上沒有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這種潛伏着的危機，尚有擴大的可能。

吃樹皮草根白泥的災民在劍閣雖多，但在劍門關一帶，樹根草葉吃盡之後，也有吃死肉的事情發生。這類事情。到現在已經有二三次發現過了。犍縣城附近的居民，在無法謀生的時候，便將自己屋頂上之瓦取下，任意販賣以購食糊口。瓦去了，房屋便自然的給開了一個天窗。災民的肚子雖然暫時能維持不餓，然而住的却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頂住宅，跟露天住宿並沒有甚麼分別。瓦賣完了，農器傢俱賣完了，爲了維持生活，只有賣去了自己親生的兒女，那樣是救了自己，又救了行將餓斃的一條小生命。人雖然在平時是很尊貴莊嚴的動物，但是到了這個處境的時候，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長得丰满的，也只能賣到兩三塊錢。慘像由此亦可見到一般！

除去了災荒便是匪患。匪患雖是由於天災的演變而形成，但是其中也還有着相當的背景。匪的槍械較地方團隊還爲精良，因此進剿甚不易收到好大的效力。要想使匪徒消散，非先救災不能安定了居民的生活。

農村合作社，在救災中，可說是極有效力的。這里的合作社正在極積的籌增，不過限於貸放的款額過小，恐怕對災情上也不會有多大的補助。據縣府給記者的材料，全縣二十七萬六千三百四十六人當中，災民竟佔十八萬五千三百六十七人，達全縣人口三分之二弱。以如此龐大數字的災民，若靠一小部份款項給它一點救濟，恐怕不是一件易舉的事。然而最近的急振，也只是「救死不救貧」。故最近救災，除

先救急之外，辦理農貸是恢復農村，鑄造金融基礎的一個最好的辦法。這不單是劍閣一縣是如此，推而廣之，恐怕全川的各災區，都有待於農本局的農貸款項，去恢復他們固有的原氣了。

記者在草此稿的時候，劍閣縣正下着綿綿的細雨。雨雖不算大，但是到了現在還繼續着的在落着。若是明天還能大大接着下個幾天，目前大春的播種還能有希望。到九十月間才能有收穫可言。若現在的雨水不能使大春下種，將更成爲一個極嚴重的問題了。

三十日夜落着細雨，延續到五月一日的清晨還沒有放晴。雨雖不大，但由劍閣至廣元這一段路程說，自去年八月迄今，恐怕這還是第一次的甘霖大降呢！昨天的雨雖然不算大，但土潤溼已有五寸多深，秧雖無法下種，玉米則已可種下。最近若能有大雨繼續落下，秋收尙能有希望。否則今年惟有玉米可食，荒災更無法可以收拾了。路經嘉陵江時，據云江水較往日已上漲，更可證明沿河各地皆有雨。在激災的聲浪中，這實是令人知道的一個快樂消息。

七時許，於微雨中登車向昭化廣元前進，十四區專員田湘濤偕行。車在萬山中盤旋，路滑，車幾有跳舞欲翻之狀，幸司機手藝高妙，得免於難。由劍閣至昭化中間須經過劍門關。劍門古稱天下雄關，三關時蜀之姜維鎮守於此，魏兵百萬莫敢挺進。若非鄧艾偷徑陰平，漢大將軍想決不會遭受魏兵的亂刀分屍吧！姜侯祠外有一石碑，記載姜維鎮守劍門事蹟甚詳。「蜀北有劍門焉，兩山如截，一徑如隙，遙吞百二雄關，橫壓萬千雄隸，梁州一鎮區哉」。劍門關正如石碑所記之形，筆直高山兩座對峙，只留一孔相通，四圍皆爲萬山環繞，無路可通。劍門右側雖有小劍門在，亦可由小路抄至劍關，但路險難易，此二處山形誠有一夫把關，萬人不敵之概。劍門原有關口一座，其形極似北平前門外的箭樓一般，現因公路修通，原有的城關已被折毀了。但以記者看兩漢遺留下的痕跡，及當地土人的證明，這座城樓很可以不必折毀。因爲它並沒有防礙了公路的幹線工程，不知這些工程人員是有意呢，還是無意，幾千年的雄

這是川西場的好麥子→



這是川北
形將枯死
的麥子←

。 好壞麥子的比較 。

屬保衛尙感困難，他們反輕而易舉的把它折毀。其用意雖不明，但行動似應處以破壞古物古蹟之罪。

姜維廟在劍門山巔之背後，因遭共匪之劫，現已凋零不堪。最近縣府撥款八百元加以增修改進，作為縣立第四小學的房舍。漢姜平襄侯祠前業已剝落，山門外有對聯一付，上聯為「雄關高閣壯英風，捧出熱心披開大眼」，下聯則為「剩水殘山餘落日，虛懷遠志空寄當歸」，別具風格，更不失其大將的本色。姜侯昔日的屯兵處，在離廟祠二里路光景的營盤嘴。屯兵在那里，除鎮守劍門而外，更可遠眺昭化的烽火，可出兵解救昭化的圍困，姜伯約之用心可謂良苦矣！

傳劍閣有七十二峯，各有各的形色，皆不雷同。記者等過尋無着，就是唯一的劍閣七十二峯名碑，也被前二十八軍改建為剿匪陣亡的將士紀念碑了。至於其他有名的墓碑，自經赤匪竄擾之後，被匪軍與軍隊毀碎者已不在少數，現存的也不過其中十分的一二而已。古物不善保存的中國人，似這樣一個歷史很有價值的天下第一雄關都不知道去保護他，愚笨得也就可憐。

至昭化途中，見農氏均欣然有喜色，因昨夜之雨若能繼續下大，其比百萬振歡之效不在以下也。車抵昭化第一區，縣長龍光祖，借梁區長等皆迎於場外。鄉民並鳴砲掛旗歡迎下鄉查振的曹專員。因縣城距第一區尚有二十五里，且不通公路，故未進城。離場附近各地皆往視察一週，因昭化縣屬第一區多半皆為平原，靠河較近，小麥尚可獲得半數的收成。但在二三區屬的地方，綿延的山又變成了沒有收成的

苦寒地帶了。以昭化劍閣比，目前的情形昭化當比劍閣優，據龍縣長口頭的談話，全縣人口十七插餘人的當中，災民已達九萬五千四百餘人。以素來貧苦的昭化到了目前這個境地，也祇能喊叫沒有辦法。順慶嘉陵江左岸歸廣元縣屬的田地，小麥生長皆極茂盛，日內即有收穫之望。約可得十分之七八成這一帶便是廣元縣最優美的地帶。經過了這幾千畝的優美區域後，隔江便可望見廣元的縣城。我們這一行因了曹專員的關係，又驚動了這一縣城的人民，列隊在江干歡迎。似這樣一來弄得雙方都有點拘束，在追查災的節目上說，似乎是有點不大合適。

廣元爲一水陸碼頭，原爲古犁洲，爲北道重地，故城中秩序井然可觀。但自共匪圍擾數月，此後連逢匪災兵禍天旱之後，民生經濟已弄得破產。廣元縣境轄七百餘里，除附城廓無災可言外，離城五里東山外的地帶，看起來便有點令人悽目。去年耕種了的地未曾下種，盼望今年有雨再來下種，然而今年又是給了他們一個失望。現在廣元縣災區是佔全縣面積十分之七。因爲過去剿匪關係，各項材料搜集得遲了一點，故對災民的精確統計，現在還沒有計算出來。

到千佛岩這幾里路的途中，災民流離失所，狀至可憐，甚有無屋可居，借山石鑿一山洞在內過夜者。洞內的污氣，與石隙滲出聚集的水都流在洞內，住在裏面的人好像並沒有覺到這一點。因爲這樣，總比那無處遮避風雨的災民，又稍覺得好上一點了。

要看災情，在城郊附近不會得到一些甚麼，真正的災民，也得真正的到農村里面才能看到。今天抵廣元縣因時稍晚，故離城較遠的災區，便不能實地去踏勘一回。在千佛岩唐朝遺像甚多，陸立的山石，遍處皆爲佛像鑿滿，其雕刻偉大，狀極美觀。據石碑記載千佛來源爲「大唐開元三年，劍南道按察使銀青光祿大夫，行道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西萬年縣章杭鑿石爲路，并鑿千佛功德」。惟因公路開通之後，一部業被毀去。

縣城內有男女小學各一，原有中學一所，因廿二年共匪竄入廣元，學校因縣款不足停辦已有多時，欲求深造者皆得另至他縣求學。一般學子因求學心急，更望早日能恢復學校，以便繼續就學。請求書雖已經發出了，能不能辦到，現在還不能預料呢！

市面上的金融甚感枯竭，物價銀價皆因之高漲。其緣故經記者的探詢，始明白在廿二年時本縣財務委員會主持人發出一吊兩吊的輔幣券甚多，因為沒有基金的關係，故外鄉縣份皆不通用，雖經專署迭令收回，楊奉陰違的事情總不會免，結果少數人圖飽了私利，而多數的小本生意良民，行路的苦力百姓，吃的嚼虧則是不小。現在災情這樣嚴重的當兒，望這些負責的先生們，還是把這不值一文錢的濫票兒收回，把銅元換到市面上流通，這也是救災工作之一呀。

廣元城內現有土法製火柴廠一所，土法煉鐵廠一，在共匪未到廣元以前，有鐵廠十數家，因遭匪患現只有一家暫時維持生路。但據調查地下埋藏的煤鐵為數極富，因限於經濟困難，無法加以開採，若把這些富源都開採了，不也是振災民的一個好方法嗎。

離開成都已有四天。在這四天當中，每日都是在匆忙中去討着生活，要想似在成都時那樣的悠閑，實在是有點不可能。平凡的日子過得多了，現在換一換生活的口味，也是有趣的。

劍門雖古稱雄關，為天下險地，但是記者在這一回之地，却很輕巧的一進一出的穿過兩回。話雖說得這樣容易，要是沒有汽車代步，在危險的山岩盤旋，恐怕也不會這樣輕巧的便把它從容的穿過去了。

出劍門的時候，并不覺得劍門險到何種程度，然而由廣元回到劍門的途中，在歸途仰視劍門，斗壁的高山延續綿延，就恰似天然生成的一道城牆，劍門便是這座大自然城牆的一道小門。若屯軍兵於劍門之上，要想由這孔道穿進劍關。恐非輕而易舉的事吧！不過壯觀的城樓，業因修築公路被毀於工程人員

之手。游人至此參觀，只剩兩堆殘碎城磚，使人莫不有唏噓之感！

入了廣元的邊境，笑談又轉換了資料。廣元原屬陝西屬縣，因陝南各縣素甚貧苦，滿清末年改將四川之漢中劃歸陝西轄制，將平武縣劃給四川。川民甚不滿意，所以又增撥了廣元一縣給四川。時俗間遂有「川人生得愁，漢中掉龍安，管你幹不幹，劃個廣元縣」的說法。

廣元縣的災情，據該縣縣府的調查，缺乏食糧的人有二四〇四四一人。差食的人有六六六四三人。災民共佔全縣人口十分之四。以全縣全部土地平均計算，廿五年秋收成只有十分之一成，本年小春收成已種者，約可得百分之三。秧田可望播的佔百分之二十。現時全縣存糧約有一萬石，可供一月食用。糧食價值每斗中米五元四角，小麥三元八角，玉蜀黍四元。災民向各方逃亡者，已不可勝計。這便是縣府的一篇報告。也是記者昨天製稿所忽略去的地方，今特再為補誌。

未到廣元縣前，曾聽人言及廣元縣有美女曬羞的故事。到了廣元之後，經記者探詢，始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原來在縣城的東山上，有一延綿起伏的小山陵，由北漸次往東而低，其形北門處正似美女之頭，東走兩股山脈分開正似美女之腿，正當交叉處有一城隍廟廟內有一井，因之有人以此井比女人的陰戶，故有美女曬羞的故事傳到外間來了。但是據當地的老先生說，這全是一些無聊的陰陽先生，無中生有以傷害他們廣元人的。據記者的揣測，或許也是有着那麼點意味含在裏面吧。不過當地的風景極佳，居高臨下可俯看嘉陵江之水，并可俯視全城，遠眺四週之山，若培壟為公園，當給廣元增添美色不少。

唐女皇武則天，幼時便在廣元長成的。雖然她不是廣元縣的人。但是她在廣元住過。關於她的事情有不少的痕跡遺留下來。最著的便是縣城隔河對山上的皇澤廟，這塊廟的舊址，便是武則天幼時成長的地方。現在這座廟子，便是為了紀念武則天而修建的。這里面的塑像據說還不壞，武則天的塑像着的是

出家時的道裝，真美觀。可惜因時間的不及，記者未前去瞻仰一下。中國的伊利沙白的遺容，倒是一件很歉然的事了。原預定由廣元直赴蒼溪，因說是沿途不好走路，又趕回到劍閣來。預定明天的清晨，便坐滑竿趕往蒼溪去。這便是明天以後要走的行程了。

二日在劍閣宿夜之後，三日晨便改乘滑竿向蒼溪縣境前進。出劍閣南門向山嶺越進，田專員湘藩乘白馬偕行。因閉沿途匪風稍熾，故有保安隊一分隊士兵沿途保護，以防萬一。坐了四天汽車都是在山道中行走，翻山越嶺并沒有覺得山的高大；但是在滑竿上爬坡上坎的，自己雖然並沒有用到一分一毫的氣力，然而聽見了力夫的喘氣，望着山在雲霧中的景色，高山絕岩上，也就感覺到四川的山多，四川的山大了。無怪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話呢。

出劍閣南門東北行三十里為田家廟，在是處略休息後，更東行三十里至木馬寺用午餐。至時雖逢場期，人數雖衆，但生意成交者甚少，其原因還是免不了受旱災的影響。木馬寺食米甚感困難，雖逢場期，販售白米者竟無。全場售賣的食糧只有玉米，小麥，碗豆等。玉米每斗售價三元八角，淨重三十二斤，居民能得玉米食者，已為殷戶之家了。

由木馬寺東行三十里經橋頭上，再東行三十里至火燒寺，這六十里途中，行人不說沒有碰見，就是殘破了的房屋也沒有見到一幢，冷凄凄的是色，迷漫在這六十里的道中。上了一重高上，得越過了條一高的樑子，一塊塊的大好土地，都是任隨着它在那里荒廢無用。看這一帶的情形，并不是受了旱災的劫運而是被匪洗劫後的一種荒涼的情況。

到了火燒寺，不由人不感到格外的淒涼，遭匪劫後的破垣頹壁，現在都沒有加以培修；諸大的一個火燒寺，也只變二三十戶人家，不到百五十名的人口。以這天的行程說，火燒寺可算得是最淒涼，最殘破的一個場鎮了。在這里欲覓一旅店而不可得，只好假這場唯一的茶館內宿過了這一宵。

昭廣劍三縣，除了廣元縣城未被赤匪侵進外，差不多三縣中其他各地都被赤匪盤踞過。在劍蒼道中，處處還可以見到「紅軍西北軍政治部」的佈告，捷報，宣傳標語等一類的東西。頹壁危垣，這都是赤匪燒殺政策遺留下來的紀念品。

火燒寺名的由來，我們這一行人都有一點不明白；待問清了看廟的老人以後，才知道這寺原先是真武廟，現在供奉的也是真武祖師，廟子的房屋極寬敞，其中曾遭過一次火劫，只剩下了這一進大殿，廟子被燒，因此後人便稱他爲火燒寺。這便是寺名的由來。

廟里除了一個王姓老者在那裏看守外，正殿對面的一點小空隙，也被借來作爲區立小學的課堂。記者到那裏去參觀的時候，正遇到課畢放學，小學生興高彩烈的挾着書包回家去，一校之身兼校長教員訓育事務的李樹培先生，正在那裏收拾着書箱關着窗門，記者趁這個閑暇和李先生閑談了一會，李先生年方十九歲，孩童的天真氣還未完全脫掉，與記者談話時還稍帶羞容，極天真，極可愛，語極真誠，與飽經風霜世故的老者倒是不同。據看廟的老人說，李先生還是出自書香之門哩！

昭廣劍的文化本極低落，人民性情又惰而愚，施以教化極不易收得功效，爲了開發邊地，提高人民的智識，故義務教育初級教育的推進，在這幾縣當中都是不遺餘力。據半年來的結果，相當的效果還是收得不少。火燒寺的區立小學，便是在這種因子下面設立的。學校現有學生四十餘人，皆不收費，年齡大者十七歲，小者六歲多，程度因年齡的不同，因之也有高下，有才發蒙的，也有讀到五冊的，據李校長說，因爲限于學校的經費——每月運薪津辦公費合計算起來，才只有十三元；每月還得先墊付一部份，然後才能領到這筆經費。所以學生的程度雖有高下，而因經費的關係，也只好全在一個課堂內上課了。以這樣多的學生，這樣參差不齊的程度，學生要在一個課堂內來聽課，先生也得在一個課堂內來教課，其困難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不過據李校長說，這樣每天還得上七點鐘的課，午飯是複習，午飯後是教

新課，課程還是依照教廳規訂的那麼多，真是難爲了這位年青的校長。他自己說原來是預備到成都去昇學，正在這個期間又奉到了委，爲了桑梓的教育和文化，也就不敢辭脫。這學期過了，下學期還是預備再去求學。可是反面的話，當地的鄉民都說這位李校長比前任的校長好得多，所以學生也由二十多個，增加到四十多個，他們的希望是李校長不要離開這里。

走了昭廣劍，看看這一帶的災情都是差不多，較好的還可守留在自己的田土邊，壞點的則都已流亡到各縣各鄉去了。人民日常的食品，差不多都是樹皮草根，好點的還能得到一碗玉米，要是說到白米，也只有城鎮里的大戶可以一親豐澤。名稱雖然是白米，實際上還不是粗顆的糙米嗎！

登了一重山，再越一條嶺，我們日日在與山作伴，時時是與樹爲鄰，要想在這里找到一塊較平坦土地，恐怕與上青天有點同樣的困難。因爲地多大山，人煙稀疏，草莽英雄就難免不被發現。匪的造成，除了受災旱的影響，便是裁編軍隊的結果，幸賴田專員湘藩在他這一區內盡力的痛剿，近日始稍形蹙跡。不過到了蒼溪縣後，聽縣長涂繼承說，前幾天尙與匪激戰與昭化連境的黃金山，匪竟佈置工事公然與官軍相抗，後因實力不支，始行逃竄。據調查結果，匪首袁本初沿路經過各地，他們還打出了「剿匪特務大隊」的旗幟，可見匪阻之大。究其原因，還不是有種背景在後面支持他們嗎。

我們走了這幾天路，煙苗雖然沒有看見一根，而鴉片煙的流行還是非常的廣泛。到處都有吸戶管理所的招牌，雖然我們不能知道煙民的確數，但是有了這些招牌，也可以推測出一個概數。但是目前吃鴉片煙的人不是那些有錢的，而都是無錢的苦力，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問題。苦力不能戒脫鴉片的緣故，并不是由於他們自身的不願，而是因爲他們沒有一筆諸大的戒煙費呀！

五月四日到了蒼溪。蒼溪自遭赤匪竄擾焚燬之後，縣城已殘破無餘，以之與川西壩一個較大的場鎮相比，蒼溪縣也還要低一著呢。赤匪過後，燒去的房屋到現在還沒有恢復，街道的兩旁，皆是支架着茅

草屨暫時居住。遭匪患後的財力，到現在蒼溪縣實在沒有方法可以去把它的基礎從新建築穩固，只好在這商業半停狀態中，去維持這一仙殘破的局面。銅板的缺乏，輔幣的稀少，這都是造成市面不景氣的最大原因。普通生易的成交，一塊錢的找補便有點近於困難。至於五元十元的鈔票，便更覺到有點難於收接了。若果實在要找零的話，五元錢票需補水二角五分，十元者需補水五角。在邊地的這種景況，實在有點近於剝削，其故還不是貪圖小利的好商，從中操縱所形成的事實嗎。

差不多走完了這幾縣的結果，受災較重的地方，多半是二三區屬地，附城較近的地方為第一區署所屬的地帶，都是災情稍輕。蒼溪縣的災情，也是免不了有這種事實上的趨向。它現在有的災民計壯丁二六一六五人，老年五一六九零人，幼孩三四四七八人，共佔全縣人口十分之六強。城廂附近，雖見不到吃樹皮草根的朋友，但是在二三區屬的大山地帶，吃樹皮草根，居山洞露天者，比比皆是。至於貧兒孺子者雖有，然而能再供養一口人食料的入家，又能有幾戶呢。在典當無處，告貸無門之時，其結果強悍者則流於盜匪，老弱者則流於乞丐，到了討食不能謀生那天，在呼天不應叫地無門之時，只有眼睜睜的待斃於路途了。這種現象，表面上雖然還沒有普遍，而內里潛伏着的危機，長此以往，總有要爆發的一天吧。

現在約米價比平時已高漲四倍有餘，各鄉雖無大戶屯積米糧，而家有存米數石的人家，時有被災民搶食的事情。吃大戶的風氣甚流行於鄉間。接二連三遭受到匪患天災的居民，平時雖極誠樸老實的，但是爲了肚子的饑餓，對自己的生命，也有點拋於九霄雲外而不能兼顧了。日來雖稀有微雨，但節令已過，無法下秧，旱田下種，也感困難，農產物的接濟，尚須等明年五月方有麥豆等出來接濟。現在到明年五月間這一脫落的空隙，便是現在救災中所急切需要想法救濟的了。

蒼溪的學校在災旱以前，尚有初中女師各一，高小五校，初小二百四十餘所；現在全縣則僅存高小

校三，初小六十校了。至於恢復農村經濟基礎的生力軍的農村合作社，全縣只有廿餘社，第三區轄地尙無。六天來經過的幾縣，多半都是這種情形。一則因了鄉民對農村合作尙無正確的認識與信仰，二則也是因了該社辦事人員過少，推進甚感吃力的緣故。目前川省對這種需用人才，實在覺得覺太少了一點。由劍閣至蒼溪進西門，在蒼溪西門河岸渡口，是劍閣到蒼溪必經的路口，在這臨江渡口的南岸，有一臨江寺在其上，俗傳詩聖杜工部曾於此地渡江前往陝西。另一傳說，則謂此地爲其讀書處，孰真孰假，現在是無可稽考。

臨江寺正傍嘉陵江南岸，臨江渡口之上，風景雖屬平凡，而在蒼溪境界，則可稱之爲青秀佳麗的山色。寺名雖爲臨江，但其美豈動人之處，則爲嘉陵第一樓。是樓爲一整石鑿成，下爲山洞，更高則上樓一層，是爲慈雲閣，樓雖不甚出奇，但以一塊頑強的山石生生的鑿成樓台一座，其工程的偉大，也就可想而知。在這里題字刊詩者甚多，洞旁對聯一付，可形容臨江寺之全豹；「洞啓樓台端臨宇水，天生圖畫曲抱嘉陵」。這正是臨江寺的一片景色。

五日離別了蒼溪，向秦以蒸餾出名的閬中縣前進。乘木船走水路，以換換陸路上的污濁空氣，就便觀看嘉陵江沿途的景色。嘉陵江源出陝西寶境，正流則爲甘肅的白水河，流入川境昭化，至縣境會合黃沙河而稱嘉陵江。經廣元，蒼溪，過閬中，東折流至南部而會西河，而更東南流行經營山，遂安，南充，武勝，合川等縣至巴縣，而會揚子江，支流遍布川北各縣，是爲四川四大江之一，山色素稱秀麗。

這段河流中的船式極怪，成一湯瓢形，船名也因之爲瓢羹船。其來源據說來自陝西，但究模間底，船老板也不能盡說其詳。若真說因河流關係非用瓢羹船不可，但是在中途也還遇有普通的木船行走，這真形成一個有趣的啞謎了。

船行五里至渡里壩，這便是赤匪於廿三年突破嘉陵江防線的舊地，渡河而使全國震驚。全川陷於危

途的地點。是處河身雖寬，但河底極淺，赤匪經數度的衝進，而終於把渡里壩嘉陵江的防線被衝破了，險使四川全省都淪於赤化的危險。現在則又成了歷史上的一個著名地點。

嘉陵江的山水雖佳，但在嘉陵江的土匪也是出沒無常。有名的棒捐也是出在這條河的上流。棒捐便是土匪，沿途強迫勒索行人客商過路的銀錢，而給它的一個代名詞。因土匪在四川俗稱之爲棒老二之故也。我們乘坐的這船，在上遊的亭子口，也被洗劫過一次。雖然船老板只有一吊七百文，結果匪還是一文不剩的全部拿走。與這嘉陵江的景色相比，未免令人有點那個！

一覺之後，船已安抵錦屏山。錦屏山正在閬中縣城對岸，山上林木叢盛，廟宇高大，爲閬中縣最有名的避暑勝地。惜自遭赤匪竄擾之後，林木已喪失殆盡，甚是可惜。現在林木稀少，但在這脈山中，傍嘉陵江岸頽岩峭壁，仍不失其美麗景色。不過與他山相較，則別具有一種風格也。

說到了赤匪竄擾閬中，這又引出了一個近乎神話而似乎真實的故事。據說是漢桓侯張飛，托夢給彭煥章族長，命其速進攻閬中，驅逐赤匪以救災黎。彭晨彭旅進攻果克之，這故事的記載在桓侯大殿外，兩旁柱上有屠業公會的一付對聯。并附記有「乙亥仲春末，赤匪陷閬城，距半月，燒殺極慘，聞官軍至，匪則盡燒江船，復於城之內外置引火物，意退之時，付之焚滅。三月十四日，二十一軍彭旅煥章，率隊逼兩岸無舟渡，有同業譚汝培等，見事急，取得漁舟同王姓七人冒彈奔去，并告匪情，彭師下令飛渡，立復縣城。是役，攻其匪之未料，全城幸免焦土。彭旅曾向衆宣言，奉上司命，係限十五日進取，只在南岸伴攻，以俟余師安民由漢溪關渡岸追擊耳。彭因於夢昧中恍見有神揮之起，憶言速去救民，驚覺其異之，下令進攻，而譚適至以情告，毅然殄除巨寇，民得安蘇，俟之顛異，歷載邑樂，以彭兆誠不誣也」。

張翼德被刺閬中的雙扇壩，這在三國演義上也略有記載。在本地詢問土人，皆不能詳答。只謂張將

軍原駐兵於雙扇壩，現在之桓侯祠，則爲昔日將軍之王府。以情推測，張飛遇刺雙扇壩想必爲事實。但是現在的桓侯祠，是否爲昔日的王府，則不敢確定。宋曾子桓侯廟記云，「壽估中比歲大熟，閬人以爲候之賜，大其廟而新之，明安治中興，蔣黎重築牆四十七丈，捍其墓而新其祠，」則新廟之創建於宋時重修於明也。然而廟址是否先前的王府，還是沒有明白的記載。至於現在桓侯祠的後進廟洞里，說是桓侯的墓地，是否真實，記者也不敢加以確定。土人怎樣說，我們也就怎樣的去聽了。

桓侯祠是閬中縣最負盛名的古蹟，雖然廟祠久未培修；遭匪後的折燬，已呈頹壁敗垣之像，但以張桓侯的塑像，威風凜凜的氣態，還是保持了這座古廟的莊嚴。進山門爲敵高樓。顯示萬人莫敵之氣概。正殿兩旁有對聯數付，殿上有熊克武，田頌堯等題之匾額甚多。殿內更有滿清光緒帝御筆親書的匾一付，給這殘破了的古廟生色不少。在後廟的右旁有豎立的木柱一根，長丈餘，四週用木欄圍住，據說這是張桓侯昔日所用的旗竿，原有三節，現已失去二，只餘其一。木柱下已多被人挖空，傳說吃了這根柱子上的木屑，便可以保治百病。真可謂之神話中的神話了。

閬中縣受災的原因，據縣府的報告，自二十一年赤匪竄擾通南巴，剿匪軍雲集閬中，民間供給糧秣已感不支，兼之團隊難民雜處此間，亦需供贖，民二十二年五月縣境失陷十之七八，二十四年三月全陷落，四月收復後，是年夏秋復遭霖雨之災，演成去年的秋荒。本年春復遭旱劫，以致演成了目前這樣嚴重的災情。縣境除了一區較好以外，二三兩區則已成爲赤土一片了。全縣的災民計壯丁有五一三三人，老年有十萬零二千六百四十二人，佔全縣人口十分之七。本縣自己糧食的救濟，若天時相宜，今年八月始能有雜糧出來救濟。吃人肉的事雖然沒有發現，但吃樹皮草根者，在二三區屬地已成爲家常便飯了。我們走了幾縣的結果，閬中縣要算較爲優良的縣份。以城池的寬大，商業的發達，十四行政區屬的縣份，閬中縣實可稱之爲上乘。不拿別的說，只拿各縣經匪後焚燬去的房屋來說，關於這些燒了的房屋

修復的甚少，而閬中則已修竣完畢了。由此即可見到閬中的經濟基礎，要較十四區中其他各縣要較為優厚一些。

雖然保寧府的蒸餾，醋，牛肉麵，爲川省有名的食品，這個地方過往也是川北文化的重心點，而一般人民的智識，還是非常的低落。文盲還占了百分之六十的數字。雖然文盲的數字足爲驚人，但是學校因爲遭了旱災的影響，小學校又停辦了廿五所，中學校也在勉強的維持它那苟延的歲月。甚麼事情都是陷入了不景氣，而這也就造成了一個受災縣份的模型。

在閬中宿過一夜之後，六日的清晨我們這一行人，便又向南都縣出發了。一週



幼童採樹紫爲食。

來都在十四區的場地中行進，今天便要轉往十一區的南部縣去，看一看另一個區域的風光。坐船到了閬南大路渡口，田專員乘白馬一匹自岸上飛奔起來。每人盪盪手，互道珍別後，由此再想一親田專員親自炒的蔬菜，恐怕只有留待在懷想中了。

南關道上七十里的路程，無大的山林，也無大的河流，很平坦的山路，便直到了南部。路因靠近寒陵江畔，今春麥子收成尚佳。過了老驢岩到了南部的境界，更可以看到少數的秧田。這在七天的行程中，可謂最好的地帶了。雖然南部也是災區之一，但是尚有秧田發現，如今後有雨，它的收成預料將不遜。

南部受災的原因，據縣府告訴我們的並不是今春春荒的造成，而是去秋根本無收穫而種下了現在災情的因子，去秋沒有收成，今年也就沒有食糧，因之四鄉災民，多有聚集城廂過討口的生活。但是每日討到的又有幾何？最近二三月來，平均在縣城內流落的災民，每天總有四人因無食而被餓斃。餓斃後的屍首亦無人安埋只向城廂附近的萬人坑一擲了之。似這類子的萬人坑在南部縣城附近便有三四個之多，既慘無人道，又不衛生。因為每個萬人坑必待屍首填滿之後始行封口，若在這個時期，因天然而被腐化了，疫症的流行，恐難避免吧！

災情雖然到餓死人的地步，而南部的市面，並不見得怎樣的蕭條。其故因為是南閬鹽場的所在地。靠着鹽商的交易，便使日常的市面漸臻於繁榮。南閬鹽場的產鹽，俗稱之花鹽，行銷川北一帶，有時井及於陝南漢中等地，全場共有工人廿萬，為川北食鹽的重心區。因為時間的短促，南閬鹽場，便也沒有閑暇前去參觀，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要是說南部出產金子的話，恐怕很有許多人不會相信，然而南部出沙金又是鉄一般的事實。不但南部產沙金，就是沿嘉陵江岸的各縣，也都是產有小量的沙金。我們最初到了南部時，聽見了這種說法還不十分相信，待等到至江岸看淘沙金的人以後，不相信的金頭也就變成相信了。

淘沙金的工具很簡單，只要一個若雞公車似的筲箕，連沙帶石用水動搖，一次二次三次的剩下來的細沙，再加水淘洗數次，沙金便可以出現了。不過每日產量甚微，六七人合力淘洗的結果，每日只能得到價值七角至一元的沙金。這還是廠主的售價，至於工人的工資，每人每天恐怕還不到一角吧。這種吃苦的生活，恐非外人所能知道。若非親眼得見淘沙金工人生活的苦況，徒聽人言，也不敢這樣肯定的去相信它了。

在南部縣停留了一夜，六日的清晨，又向最苦的儀隴縣前進。這一百三十里的路程，在我們這一行

人努力的前進中，於當日午後六鐘始克到達。縣長先智淵，因到南充專署領合作社農貸款，縣府事務由秘書代行。我們這行人到達的時候，自然又免不了有一番無味的歡迎。這是我們行路感覺最痛苦的一件事。

儀隴被赤匪盤踞較久，徐匪向前的中央蘇維埃政府，也就設在這里。而且這里又是紅軍領袖朱德的故鄉。在紅軍當政的時候，這里也曾被改為朱德縣。說起了它的種種淵源，無怪赤匪要在儀隴盤踞那麼久的時候呢！

寫到了這里，怕我們又不能不連續的寫到這一個關於朱德的故事。據說朱德原為儀隴永安場人，永安場距城八十里，朱氏的祖墳也就埋在那里的插旗山上。他祖母埋的那塊墓地與眾不同，四面皆為山地，而墓居中央，據善觀風水者說，這塊地方的後人，將來必作大亂。朱德的成長，也就證實了這句話的不錯。然而還有更奇怪的事呢。川剿赤軍興後，紅軍氣餒甚熾，因為朱德罪惡貫天，所以有人主張把他的祖墳剷了。當剷墳的時候，由墓穴中冒出白煙一股，煙霧極濃，經一日之久始行散滅，這里才把朱德祖墳剷除沒有多久，那邊朱德便潰不成軍，一般人都說這是風水使然。在科學方面說，可真謂之怪事，儀隴在赤匪盤踞的時間，因為它是中央蘇維埃的所在地，所以雙方攻守極為激烈。尤以城內的金城公園，地居高臨下，山勢矗立，為全城的屏障，就因為爭奪這一座山頭，雙方死傷的人數也就不可以字數計了。也就因為有這樣無敵次的大小戰，儀隴的全城幾乎全被毀滅，現在的滿目瘡痍，使人感觸鼻酸！匪患去後，人民正欲求得一個生養休息的機會，而不知地的天旱也就緊跟隨着的降臨。去秋的天旱，使得糧食顆粒無收，以致造成了今年春荒的大危機。初還有存糧可食，存糧吃盡以後，繼以樹皮草根野菜，樹皮草根吃盡了以後，有餓死的，有賣兒女而就食的，甚而至於吃死人肉的事情。在四鄉里也迭有發現了。以今年二三月時候為最慘。全縣引頸待斃，死於饑餓線上的同胞，也就將近三千的數字。

還不如餓死的好

零星餓死在道旁的，無法統計，但是最慘而又是最事實的，莫過於金家十三人而竟餓死十二人的事了。這件事發現在縣屬二區第七保，張家灣林守夢家。全家十三口，現在只剩有二口還在死亡線上掙扎。另在活盆壩張家，同樣的發現了全家十三口人被餓死十二口人的事情。這些被餓死的全是我們親愛的同胞啊！親親熱熱的十三個人，現在只剩他冷悽悽的一個人活着，這在世界上是多麼悽慘萬苦的一件事，求這種的生活，還不如一併餓死，免得活着單獨的去過那悽慘的生活，那種情況才更痛苦呢！

目前小春的青子已經有了收成，雖然只有五六成譜的收穫，照常理說不會再有餓死人的事情發現了；然而事實則不然。因為吃野食過的日子太久，沒有一天能吃到五成飽肚的食料，突然有了過分的食物，沒有餓死的人現在又變成了飽死的人。這些日子以天天死的人估計，恐怕又不下四五百吧！

因為死的人數過多，流亡外地的人數也就不少。田地的荒蕪，一則是因為無水無秧，一則也是由於沒有人力。因此全縣有人口三十二萬五千五百一十四人當中，成為災民的也就有了三十萬零六百人，成為十分之九的比例，這是多麼驚人的災情。

米價到了七元多一斗，每斗淨重五十二斤，較原有價超過倍餘，現在能吃得起白米的，也就為數有限。以儀隴縣城來說，想購到一二斗的白米，極成問題。就是主持全縣政務的縣府，也是在斗斗升升米中去討生活！要想買到一莖蒜一根蔥，也還得到四鄉去購買，這種苦況他處地人土能够知道嗎？

儀隴縣城自被燬於赤匪手後，已經沒有一條完整的街道，淒淒涼涼的還不能趕到川西壩的一個小場鎮。但是現在儀隴縣城在表面上已略見整齊，街道修平，兩旁的舖戶從新建築，整刷一新了，據說還是



• 一碗開水是一餐 一碗葫荳把一鹽 •

省振會撥付儀隴縣的四千元急賑款，換得來的一個市面上的繁榮，和面子上的美觀。

由儀隴往營山的路上，因受災荒的結果，沿途的場鄉想覓到一碗飯吃，這也是成爲談何容易的事了。我們一行人由儀隴動身後，便吃了這個暗苦。肚子餓得叫天，然而沿途想買到一塊餅子也是難事。行行復行行到了太平觀後，肚子餓得實在來不起了，就是想得到一碗水喝，也爲事所不能。跟鄉民數度的商量，才以高價買到一小盆的清水煮葫荳，每人一碗葫荳一把鹽，一碗開水，午餐便算應付過去了。雖然肚內尙覺空空，但是想再吃上一點，也感於有點不大可能。到了羅興場雖然逢到了場期，也只有粗粒的麥子稀飯可吃。入夜宿在新世場，這是營山儀隴間最大的一個場鎮，雖然是個大場，想買點米還是費了不少的週折才買到呢。幾天來的行程，這算最苦的了。因爲飯雖不易吃到還好，水不易吃到才感困難。現在儀隴若再不下雨，日後恐怕吃水都不可能。

但是據縣府的人說，這條路上的匪氣甚熾，走路得憂三天，還是變更一下原有計劃好。爲了經濟我們的時間，還要走那麼多的路程，所以我們便由儀隴折入營山，預備先到小川北的災區縣份走上一遭了。

八日的清晨，我們一行人便由儀隴折向營山縣境走去。途中在新世場宿過一宵之後，九日午後三點

過了朱德的故鄉——儀隴，我們原來的計劃是到巴中去，

鍾便到達營山的縣城，縣長鄧虎章，因赴京受訓未返，政務由祕書賴世平代行。我們一行到達的時候，他們來歡迎的俗套，自然又不能避免。雖然歡迎的誠意是爲我們所感謝的，但是雨後的泥濘道路，我們穿布鞋的人，在這種道路上走，吃虧不小。鞋底盡溼，襪子也被溼透了，然而在歡迎的人員脚下是穿的皮鞋，當然是不會覺到這一點兒小事情。然而我們這一行人可就吃了一個說不出口的暗苦。

此次走了這幾縣，除了閩中最高警署外，其次便要數着營山縣了。營山縣的街道房屋，都帶着一點成都味的風景。以馬路說，這幾縣里要算營山縣城里的爲優。從表面上看起來，營山並沒有甚麼特殊嚴重的災情，因爲它的縣城附近還有水田，還有秧苗，還有已經插下了秧苗的水田，春季的收成亦不能算壞，然而據縣府的報告，營山的災情凶子已早在去年種下來了。去年收穫不及二成，今年又遭逢到了天旱，飲水欲將絕源，久旱不雨，災荒自然避免不了；所以據縣府的報告，全縣人口四十四萬七千九百零一人當中，災民竟佔了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二十一人，佔百分之八十強。以這樣多的災民數字來說，它的災情的嚴重自然有着一個顯明的顯示。

我們剛踏進營山縣城的時候，家家都供奉着一個龍王行雨的神位，正在全城禁屠祈告上天下雨，難怪我們這一行人在半途路上連遭逢了兩陣大雨呢。不過雨下的結果，並沒有多久，濕進了土還不及一寸，雨後還是暴熱的太陽露在天空，這點點的雨水是不能濟事的呀！

過了昭廣劍閣蒼縣以後，龜裂了的田土便很難再見到，這并不是因爲其他各縣都沒有了災情，據記者揣測或許各縣業已奉到了天旱中挽救耕種的方法了吧。因爲現在的水田雖不能造成，然而旱地墾種旱糧食來救濟目前的災荒，也是一個極好的方法。所以沒有了龜裂的田土，并不是沒有災呀。

在營山休息的時候，曾往參觀營山縣立中學。校址在東門外，房舍廣闊，空氣亦極爲新鮮，恰是一個讀書的好地方。我們參觀的時候，正逢學生們在自習，校長已到女生部去辦公，沒有在校，由一位職

員領導我們各處略微的走了一趟。內地的學校到底跟文化集中的都市略有不同，學生見了教師不敬禮，先生們遇到了外來賓客，也成了腳手不知應放在何處的態度，使我們更感覺到了交通的不便，內地的文化太過於落後了。

我們原想到通南巴的計劃，嗣因匪風過熾，不得已而折入營山。到了營山之後，預定的路線，是經岳池武勝，而到潼南合川，但是由營山到岳池必所經過的鷄公嶺等地，又爲巨匪刁玉貞鄭清雲等所盤踞，無法通過，就是一兩連的部隊也奈不了他們。而且現在正由軍團會剿中，路上是無法通過。我們在無法中去想辦法的結果，一行只有繞道順慶而折赴岳池。

十日的清晨，我們改道向順慶出發。行六十里而至周口，這是遂安縣屬的第一個大場鎮，是川北貨物運銷的一個孔道。他也是嘉陵江畔的一個水陸碼頭。因之較偏僻在一側的縣城還爲繁華，郵局在縣城只設郵務代辦所，而周口則設有分局，由這點便可看出周口在遂安縣是如何的一個地位。

我們一行到達周口時，縣長陳國華率領各機關，法團學校首長郊迎於場外，還是一件爲我們所感覺最苦惱的事情。沿路走了這麼多縣，沿途一迎一送的不知把我們麻煩了多少，然而還又是出自了他們的真誠，又能請他們不這樣的做法嗎！結果只有苦了我們。

由營山到順慶的途中，在營山遂安屬境內，尚可看到幾塊水田，有的已經插好了秧，有的也正在那里澆水，沒有水的田，因最近幾天內還下了小雨，所以旱稻還可以下種，小春的麥子還可觀。這全是優等的田土，才有這種結果。那些爛點的，若是官到收成的話，恐怕也只是個空想。所以遂安雖有沿河的地帶，還有一點收成可自食之外，災民必竟還是到了十數萬近廿萬之譜。這也是今年全川普遍苦旱聲中的一個結果。

行程過了遂安境界，又過了無數次的嘉陵江，終於是到了順慶所管的地帶。這一帶的田因爲有了嘉

陵江從中盤旋迂迴的灌溉，所以麥子的收成還好，高糧包穀也長得茂盛，據說這是因為靠江近的緣故，其他的地帶與這里相比，恐怕要差得很遠呢。

十一日的午前，我們便平安的到達了順慶。因為沿途電話有損壞的地方還在修理，所以順慶方面并不知道我們已到了縣城，沒有來歡迎我們，讓我們很自在的住在旅館里洗澡休息，我們不去麻煩地方，地方也不來苦惱我們，還是我們行程中最舒適的一天。午後專署方面知道我們到順的消息，自然，從這以後我們又不能得着一點清閑的時間了。

趁專員到專署去開會的時候，記者便得空去拜會了當地的同業，新南充報的幾位先生。關於南充的災情也在這個空閑的時間略談到了一點，果山公園里的樹皮已有不少被飢民削去做了飯吃，附城一帶能吃的樹皮，也有被饑民們照顧了的，弄得許多的樹已失去了它原有的美觀，甚至是喪失了它的生命這是前些日子的事情。到了最近因為當地的紳士與專署同謀自救的結果，災象已較過去略為好了一點。

說到了南充縣的自救方法，也不得不在這里申說一下。因為我們走了這麼多縣的結果，還沒有看見那一縣是在謀着目的方法，不問他們自己的力量如何，一古腦兒的在望着省府與中央的救濟。南充縣能在這種狀況下，去求他們自己的急救方法，可說是別開生面的一件事。因為單靠中央與省府的救濟，總是遠水不救近火，莫若自己辦理急振還來得好些。這樣不單是解了政府的顧慮，而且還能救活許多災民的生命。他們自救的方法，即以二十五年的附加稅收來即作地方辦理急振之用。收款的辦法，凡是富者，二十五年附加稅全撥繳齊，受災者則不出一文。廿六年即不征分文，可得十五萬元。除以少數作為推進地方建設經費外，全部即作為救災之用。這個辦法在目前雖可補救一時之急，但是根本辦法，他們還是在特望中央與省府的主持，以便互相為用，或可達到渡過這個難關。因為南充全縣的災民，已有三十萬之多呀。

南充查振長劉煥然，業於九日到達，連日都在開會討論調查災民，統計受災的實際情況，查災隊已組成，日內便可以出發到鄉間去工作了。他們調查災民的辦法，除了查振人員挨戶查問外，全境的學校教師也都從旁扶助調查，這種辦法可說是嚴密的了。若是全川各受災縣份都能依照南充那樣的去謀自救之方，災民受到的實惠當更不少。這不但是災民的福音，也可說是全國全川的一件幸福的事吧！

在南充渡過一夜之後，第二天原預訂是往岳池縣去，但是由順到岳是要經過小壩子，那一條孔道，匪勢既如此猖獗，又在軍團圍剿之際，我們想到岳池去的念頭，因為途行的困難，又給了我們的一個挫折。沒有到通南巴，又不能到岳池，幾個重災縣份都因了匪的猖獗，而使我們不得不變更了路線，這實在是我們所引為歎然的事。

岳池既為匪所阻，川北的重災縣份只有武勝了。岳池既不能去，武勝便成了我們前進的目標。目標既經在幾度周折中決定了，十二日的清晨我們一行便又回武勝縣境去了。十一區保安副司令趙純懋先生同行。當晚宿烈面溪，十三日午後四鐘便到達了武勝縣。

烈面溪為武勝所管轄，隔江便是岳池地界，岳池匪風猖獗的程度已到了極點，在烈面溪的場上時常會聽見對岸的槍聲，烈面溪雖有保安隊駐守，但是言自衛尚可，若是求進取恐怕為力所不能，只好隔河觀望着匪的騷擾。到了武勝後，聽旅居客人言談，知道刁玉貞聚衆一千多人，槍枝有八九百支，機槍亦有數挺；鄭清雲亦有相差無幾的匪徒。此外還有不少的小股匪徒四處滋擾，當地的團隊因武力稍差，竟不能奈之何。因此匪勢更為猖獗了。關到現在新任岳池的縣長李良輔，尚未前去上任。它們的氣焰已到了天際雲邊，不入其境，匪聲已能驚嚇了行旅。

至於岳池的旱災呢，據說跟武勝相差不多，武勝的災情又是怎樣呢，若不是親自看過，恐怕也不會相信得過，若是說出了它的災荒情形，也就能使我們有些寒心。

我們一行走入了武勝縣境以後，便覺得有些異樣，沒有一滴水，變成了一滴兒水的河溝，變成了荒地的麥田，龜裂了的秧田，那些景况自在昭昭。劍看後，在這裏又重新被發現了。到了武勝第一區屬的黃黎壩沙子堡一帶，不說河水，就是飲水也極感困難。旱得麥子也只有四五寸高，較好的麥子也沒有甚麼收成。豌豆呢，連種子還收不回。在前幾天這一帶下了兩點毛毛雨，溼土不及二寸，旱糧雖已下種，但是這幾天來毒熱的太陽，已使才生出嫩芽的預食枯甘了。黃黎壩這一保有戶口八十家，由正月到現在被餓死的，已有二十三人。以這一保來說都是如此，其他的各鄉鎮也可推而知之。據黃黎壩八里地的新學鄉，苦况更甚。這里雖是一個大的場鎮，但是要想找到一滴的飲水，也有勢如登天之難的狀態。這個鄉自正月開殺個一條豬，迄今從未開葷。一則意在祈雨，一則也無能力再來吃肉了。居民除了樹皮草根還算較好的食物外，觀音米便成爲家家戶戶的主要食品。說到了觀音米，又連想到了不久以前爲吃觀音米而發生的一件慘案。距新學鄉二十里清平鄉屬的獅子岩，是處有觀音米出產的大宗地。色分紅白二種純爲一種粘性土質。饑民以紅色泥當做包穀，以白色泥當做了大米。天天無數的人羣在那里挖這種土，磨成細粉，和上做成湯充食之，以爲充饑之物。一週前正當無數災民挖觀音米時，山基因被挖鬆，石山突然崩潰，正在下面挖土充食的饑民，因此被壓斃的有四十餘人，受輕重傷的則無統計。被壓斃死的災民在清屍的時候，只見到了一件完整的衣服，其餘則只見腦漿橫裂，血肉遍地，狀極慘痛。雖然已經發現了這樣一次嚴重慘案，但是，往這里挖食白泥的饑餓災民，還是成羣結隊的趕去。最慘痛的一付鏡頭，便是這邊在清挖被壓死的屍身，那邊還在挖食着白泥。這一付極慘的景象，已爲大公報特派來川勘災的范希天先生，同着聯華的攝影師，拍到鏡頭里面去了。他們在這里共拍有一千三百尺的長片。將來在銀幕上讀者便可以看到這一付慘苦的真情。

新學鄉曾有十九保，在場上有七十餘家，人口共計三百四十多人，吃觀音米過活的竟佔多數。其中

最苦的要推陳二和家了。他有妻子一人男女小孩子四個，最小的



右爲新民報記者大千
左爲專員仲植
中爲飢民李松林

一個也才只有週歲的光景。陳二和本人既因田土無法耕種，則只有出外去拾滑竿以謀生活，剩下了他的妻子，與小孩，則只有坐食觀音米。吃這種米的結果，便生出了多種的病端。不能大便，手脚又復虛腫，這付毫無人色的面孔，一望而使人生長。最慘不過的便是那才滿週歲的嬰兒，也要在這種浩劫下去討他那小的生命。四肢無肉，哭亦無聲，血色亦莫有一點，望這一個光景，恐怕與世相聚的日子，也不再能有幾天了。和陳家同居住的，還有一個滿了八十二歲的孤寡老頭子，叫李松林的。在這種歲月下，他也只有順順去吃觀音米，把手脚也都腫了，去渡他的殘年。我們去藥看的時候，這付慘况使我們含着一包眼淚在肚里，當着這種受災的同胞，又怎敢去放悲聲痛哭呢！專員心實不忍，每人當給了國幣一元，叫他們暫時維持着生活，以待散放急賑的到來。可是這位老頭子含着一泡眼淚說我又能活到幾天呢！

我們訪問了這一個家庭之後，又另外到了兩個秦姓的家庭里面去，一家正煮就了兩碗觀音米，預備在那就食；一家正以這種白泥和着一点点麥子磨成細粉，以準備煮食。要想在這個鄉場上找到一點兒的白米，那才是如雜上青天一般。

過了新學鄉往武勝縣城去，麥子也只有芽兒而不能見到一點穗兒，要是想到收成話，恐怕只有待天下雨才能辦到的了。目前若

● 觀尋米營養着的家族 ●



能大大下一場大雨，不啻比二百萬的振款還為有用。否則，旱糧都不能收穫，下半季的食糧將成問題。下種後因乾旱的結果，種子也不能收回，明年的食糧也許將要成爲問題了。至於飲水，縣城因傍靠嘉陵江，兩百錢還可買到河水一挑吃。四鄉呢，就是溝裏面的污水，也賣到了一吊四百文一挑，若是半月後再不下雨，人不被餓死，也將被乾死了。嚴重的災荒到那個時候，該成如何的一個景况哩！使我們不敢再去想他。

武勝縣的災情既到了這種地步，以劍閣來比，也好不到千分之一。那麼與武勝相差無幾的岳池的災况，由此也就可以推而斷知了，何況岳池除了遭受天災以外，還要遭受土匪的蹂躪，其災况當不下於武勝。雖然我們因匪未能前去實地勘察，但是由此也就可以推測而知了。

災荒中無法謀生的民衆，本鄉既無法居住，只有逃往外鄉另謀生活，到目前爲止，以武勝縣的一二區裏的幾個場來說，逃往外縣的已將近二千戶，至於被拋棄的孩童流落於道旁，悽慘之情，更不能形容於筆尖之下。說到了岳池逃荒的，因武勝跟岳池連界，所以尙能知道。大概算算也有三千之多。他們逃荒的目的地，都是同成都逃奔。他們不去重慶的緣故，是爲了聽說重慶已經餓死無數的災民，到成都或許還有一線的生機。所以他們逃生的目標都是成都。至於他們逃生後的死活，又有誰去統計呢。

武勝災荒所以造成了如此嚴重的情況，其故並不是由於今年一朝一夕的亢旱，而是自二十二年起，便種下了它的因子，接連三年未曾得雨，如何不乾旱呢。到了現在飲水也將斷源。據縣府的報告，災民已到了二十八萬餘人，佔百分之八十二還強。

吃飯既成問題，挺而走險的災民在武勝岳池縣境是非常之多，其故也就是在這裏種下的。俗語說的好，有飯吃的人誰還願意去當匪呢，當匪的入又誰不是因受逼而出於無賴呢。嚴重的災荒跟嚴重的匪患，正似兩條船賽跑似的往前鑽進。其前途所暗藏着的危機，又誰敢去揣測。我們為願只有老天賜下甘霖，振救災民，也增厚國家的實力。在抗敵的戰線上我們只有虔誠的求天降雨。

走完了川北

十四日由武勝到了合川，十幾天的滑竿生活便要在這裏告結束了。同時我們川北勘災的工作，在還算完竣。這十九天中我們已經走完了二十餘州縣，較重的災區差不多也都去到了，有的縣雖沒有到縣城去，而我此次勘災的目的并不在縣城，而在農村。自然到縣城不到縣城是沒有好大的關係。奔波忙碌的生活暫告休息，雖然覺着安閑了許多，然而想到了那些為我們未曾去到災區里的災民，那一種熱切期望我們降臨的情緒，不由的又使我們感到一種極度的不安。原故雖是由於我們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認真的說起來，總是我們有對不起災區里面同胞的地方吧！

到了合川下榻旅店休息以後，由劍閣出來同路十數天的滑竿力夫，在這里也要分別了。對他們的分別，又使我們聯到離別苦的另一滋味。當我們看到了他們那種生活的苦況，在鴉片煙里無以自拔的神態，同情之感，在我們的心中也油然而生。但是，回頭看看他們那一付狡詐的形態，對懦弱顯主的欺壓，

又覺到他們是些萬惡不可救藥的惡民。在可恨可憐的心理下，更悲我們國家的遭遇，人民的無知，看遍了這麼多縣的愚民，更使我們抱着一種稀噓之感！

我們所得到的

這次到災區勘察的成績，在記者個人來說，可說是完全失敗了。因為我們每天都在趕路的工作上消耗了這一整天，夜間又要忙於匆匆的製稿，若說要在白日趕路，夜間寫得出很好的材料，很正確的消息，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每日在各地都沒有多餘的時間容我們勾留，到一個地方，只靠當地的官府供給一點他們所知道的材料；若要在這種情況下，求得好的成績出來，那只有會使讀者失望吧。

這次川北勘災的結果，為我們所感覺最痛心的一件事，便是有的縣份並沒有在救災的工作上去着想。不是過於報重了該縣災情的嚴重，便是隱藏了該縣嚴重災情的真象。

一個鏡頭。一個泥白食挖同胞上的線線一羣。



這在我們局外人當然不會知道其中所含有的用意是甚麼。但是據推測不外是：一，為了取得當地紳民的歡心，多報災情嚴重的消息，以謀得多數的賑款，而結歡民心。二，若將真實的災情報告上去，恐有礙縣長自身的考成。三，受了當地土豪劣紳的包圍。因為這種緣故，我們每到一縣之後，想得到一個災民精確的數字也不可能。這對於救災的工作

，實有莫大的防礙。

在我們開始調查工作之後，使我們感到了極度的困難。在民間因為文化知識的落後，在他們的身上我們除了能聽到兩三聲的自我呻吟而外，是不會得到甚麼的。縣府呢？給我們的材料都會有過分的宣染。以每一縣給記者所填的表中衣食住一欄來說，除了給衣垢面，食草根樹皮白泥而外，每縣都不會另外找到一點其他的文字。我們若不是會親身到各地去走過一趟，光憑表上所填的數字來決定災情的輕重，那不但是一件極難的工作，而且更會使真正的災民懷着極度的失望。我們雖不敢說我們決不相信每個地方給我們的報告，然而當我們看到了那些與保甲長有關係而吃得起飯的同胞，也被列為災民的時候不禁使我們感到了極度的痛傷與叫屈。目前在這種現象還不普遍，而且各縣的查賑長都早已到達了各縣親自去查勘，或者會把這種壞的現象打消。不過最要的一點，就是查賑長在查勘災情的時候，不要為當地的土豪劣紳所包圍呀！

阻止了我們的行程，改變了我們計劃的主動者，便是各地的土匪猖獗。造成土匪的原因，一則雖是由於過去裁編軍隊的緣故所造的；另一原因，則還是遭受了天災的影響。在這無衣無食的生活狀態里，強悍一點的鄉民決不願丟開雙手聽憑那樣白白的去餓死，求生無路告貸無門的時候，他們唯一的出路，便是走入搶劫之一途了。最初還只是吃大戶，並沒有強固的組織，也沒有搶家劫舍的事情，然而因為官府措置不宜，造成了地主與鄉民間對的衝突，因此各地土匪的勢力都逐漸的往上增加，還不但造成了川災極嚴重的恐慌，而且還含有極嚴重的危機。因為他們從前是散漫無有組織的，而現在已結成了他們那牢不可破的團體。他們不單是打家劫舍，而且在每打劫一次之後，量其所得的財力如何，而酌買十石百石的米糧去散放飢民。這不只是使飢民感激他們，而且以這一小點點的恩惠，還能結歡於民。而得到一般愚民的助力，使軍閥在進剿上感覺了萬分的吃力。這種危機目前是日有往上昇漲的趨勢。其潛勢力

目前已造成了一種暗藏着的危機了。

除了匪徒的增多，使我們感到了難以消滅的危機而外，就是最近天再不下雨，秧田插不下，那麼本年秋間將臨的大饑荒，我們又將使何種方法去於以解救？這種危機的嚴重，較土匪的猖獗不易進剿還要更進一着了。這兩種危機，目前我們若不求以相當的解救方法，那麼將來四川的大紊亂，也能把整個的四川會弄成整個的崩潰吧！

對農民生活有着極大關係的小本借貸，在嚴重的天災下，這更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解救一時之急的典當業，在我們所經過的這二十多州縣的當中，從沒有見到一縣設有當舖的。據縣府給我們的報告，也是一些絕無典當業的字樣。這當然不會是各縣的農民沒有這種需要，而是沒有典當業，可以給那些放高利貸者，更有一種剝削的保障，增厚他們剝削的勢力。以記者這次所知道的，就有每借一元，三天後便要歸還二元的高利貸。此外較這個還有更高的借貸，但是記者未曾得見，也就不能細道其詳了。

災情雖然日重，災民雖然餓死的日多，但是這種高利貸的借放，還是未見減少。最近雖然有了農村合作社，在各縣設立了許多預備合作社，貸給各地的農民，然而結果還不是爲了僧多粥少，又造成了一篇官樣的文章嗎！

說到了防禦天旱的方法，不由得使我們仍連想到了各縣的水利。這在我們行程所經過的二十餘州縣當中，若是提到了水利怎樣這個問題，簡直是不堪聞問。反正中國的農民多半是靠天爲命，對水利在他們並沒有感覺到多大的興趣。然以今年川省天旱來說，一般鄉民對天災的認識，多半是認爲人心不善遷怒於天，而釀成了百年來的希奇大災。他們的解救方法，只是在祈神懺悔，禁屠求天下雨的迷信上去努力；而并不知道，在事前有一種防禦。多數的鄉民決不相信人的力量還會跟天旱抗爭。至於談到水利，他們當然更是不會相信了。

最近因爲遭了旱災的劫運，少數的人已經明白了，這不是單靠天的力量所能挽救回來的，所以有的地方已經是在開堰塘。雖然許多的縣府計劃要買吸水機，但是計劃盡管是計劃，能實現的成分又是如何的微薄，與其那樣，還莫若多開挖幾個堰塘，還來得切實一點。

因爲一般文化知識的落後，所以才造成了對天災的錯誤認識。在昭廣劍一帶，甚至要一個有中學程度的學生，把這一件事去仔細的分解清楚也不可能。說到不識字的人，那更是差不多遍地皆是。邊民的教育由此一端便可見到。現在非有極大的力量去推進文化，而不能打破了那些不近情理的舊有觀念。

爲了人民的知識落後，新政的推進在邊地的縣里，也就有難於推進之感，不說是人民的知識落後，而使新政也難推進。就因爲他們的這種無知無識，更造成了一般奸商土豪劣紳漁利的機會。如像中國銀行行的鈔票，此次在川北的行程中，有多一半的縣份便毫無理由的拒絕使用。其中還有幾縣更妙不可言。一時說中國票不用，一時說中央票不用，在這個期間，一般的操縱者，便乘機七折八折的收買。賺錢的是這一般奸商，吃虧的還是這許多毫無知識的老百姓。很奇怪的是在這隔不了兩三個月而鬧這樣一團把戲的時候，縣府竟像毫無知覺的便讓這些奸商做去，這是很奇怪的現象！

因爲鈔票的有用有不用，輔幣的缺乏，這就苦了一般行旅客商和當地的小販。五塊錢的票子除了要收五角錢的補水外，還要說上一大套的好話。或者是熱人才換得。銅板更是複雜了。銅縣的銅板拿到鄰縣便有不能通用的危險。光板不用，小了一點也不用，銅板的成色差得一點也不用，這些都是會使我們感到頭痛的事情。而且輔幣的種類又多得出奇，舊有的雲南半元可以通用，最近中行新製的一二角銀幣便不能流行。就是當一分的銅幣有的縣份也決不通用。奇怪的銅板中還有大二百，大一，小二百，小一百，三角板之分。有的縣份大一二百是作三百用。有的縣份大二百，作三百。大一，小一百，又改作爲一百了。到了順武合一帶，無論大二百一百，均作二百用。三角板還有用與不用的危險。甚麼是三角板

在呢？讀者恐怕不會明瞭吧。原來三角板是一個大銅板平分作三塊之後，兩邊的兩塊則作一百之用，而當中的一塊則又融化了去作小的二百銅元。這樣其中又有一百文的利可漁到手。聰明的人，真是紙孔不入啊。若是平分的銅板有一塊稍微少一點的，你要是不大注意到手之後，又變爲一塊廢銅了。這種幣制的紊亂情況，着實是使人感到莫大的驚奇與痛苦。幾縣的旅行以幣制來說，便會使我們感覺的如另走入了一個國境。

十五日我們在北碚小息之後，十七日便趕到了重慶。到北碚去這兩天原不是我們行程中所計劃有的，但是因了這十幾天來過度的疲乏，若不找一個適當的地點去休息，恐怕到了重慶之後，我們想去恢復那疲乏的身體也不可能了。爲了川南勘災的工作能繼續的推進，所以我們一行便在北碚小住了兩天，而作一個適當的休息。在渝城共勾留了四天，川南的勘災便又繼續的開始了。不幸的我們同行之人，當中又減少了二人。一爲新民大千君，一爲新新俊聞君。大千俊聞兩人，因有特殊的事務，及臨時發生的事件他們須由渝直返成都，這是我們預先沒有料到而感覺是一件歉然的事。現在記者當中由四人變成三人，由三人只剩下記者一人了。想起了這點不禁怆然！

川北的勘災告終，川南的勘災便在廿一日開始了。廿日夜離開了重慶城，登上了民選輪，預備廿一日的晨早開往合江去。開始我們川南勘災的工作。到了現存，川北勘災可算是真正的完結了。在這完結的聲浪中，我們可以兩件又痛傷，又滑稽，又有趣的事，來作這一個川北勘災報告的經過吧。

一是南部縣的居民原只有七十餘萬，而報省府的災民竟達八十餘萬之多。不知道這十幾萬災民，是由外縣來南部覓食的呢，還是從天而降的神民。另一個便是關于合川的。我們一行到了合川之後，親到各地皆去視察了一週，當地宜賑長劉梓祥亦會親到旅店訪謁曹仲植先生，報告合川的災情。而當地的

負責人，竟不聞不見一樣，等到我們到了重慶以後，忽然由巴縣府轉來了合川縣府的一通快郵代電，請我們一行再回到合川勘災。這個電使我們感到了異外的莫明其妙，使我們奇怪的是當我們在合川的時候，縣府的人員一點聲色也沒有聽見。縣府的負責人不知道吧，然而住在縣府裏的劉查振長都知道了，而縣府的人能不知道嗎？何況我們在合川旅店留了一天之久，現在又有代電來請至合川勘災，這兩件事若是給一般人知道了，該說這是怪事呢，還是說道是趣史呢？想到了這里，更想到了那些塗報災情的縣份，使我們這些沿途看看災情的人，不禁寒心。土豪劣紳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里，並沒有減削了他們一點的惡勢力啊！

到川南去！

在重慶停留了四天的光景，本行客拜坐客的道理，我們同行的三同業，是依次向渝市的各位先進請教。事情雖是這樣的極簡單，然而還是不免要吃上幾頓油大，這是我們預料而推辭不脫的事。二十日的午後，承渝市報界協會的鮑君，歡聚於葛嶺餐館，但是爲了要忙者第二天的行程，所以不待席終即已告辭，這時不單是和渝市的同業先進告辭了，就是我們同行廿日相共甘苦的大千俊開兩君，也在這時和我們分手，他們因爲有不得已的事情，須急趕回成都，川南之行故只好作罷了。

現在只留下了記者一人，還在這里奔波，時刻的會懷着一種孤寂之感。這不但是我們同行六人的不幸，而對受災的同胞說，也有他們不幸的命運。因爲目前川災的真實情況，急待介紹于國人共知；在這種情形之下，走兩位隨筆生花，描寫盡致的同業，雖然在我們這一行人說是失去了兩位良伴，誠屬不

幸，而對災民說，則是失去了兩位代替他們說話的先生，在他們何嘗又是幸事呢！記者個人感覺到這種力量微薄的時候，幸有渝市同業和川災救濟協會和組的川災視察團，在最近便要出發，以他們那種組織完善，規畫細緻，一定會比我們這匆忙出來的人有良好的材料得到。而且因之也會達到替代災民說話的願望，這黑記者特向渝市川災視察團敬致敬意，因為這裏面的先生們都可說是活菩薩的替身。

我們一貫的都是
在這樣的說，下上幾
天的大雨，比數百萬
數千萬的急賑款還來
得有效。所以我們每
天的時間雖都在旅途
中前進，然而我們沒
有一刻的時間不見在
虔誠禱告，望上天早
降甘霖，救救這被難
的數千萬同胞。因為
目前再不降雨，不但
也不會買不到樹皮草棍吃，嚴重的饑荒，當更迷漫了全川。那時的恐慌，才是災情嚴重的最高峯呢。這些話記者覺得已是重複的說過不少次，爲甚麼要這樣叨三叨四的來說呢，因爲今年秋收絕望，才是真正困難不可度的關頭啊！



一個將要因饑餓而死的災童。

秧田無望，就是希望種下的早稻到了秋收之時，恐怕也會顆粒無着。這種掩蔽着的危機最近不會爆發，若是過了農曆的端午節以後，再沒有適當的甘霖下降，恐怕到了七八月秋黃不接之際，那時小麥業已吃盡，希望的高糧紅苕都無着落，就是有些

幸好重慶住了四天，便遇到兩場大雨，渝市近郊的田窪都已蓄積了不少的水，就渝市近郊的田說，下秧已是無問題。同時還有一個好消息給我們聽到了，不單是重慶得雨，同時得雨的還有不少的縣，據說都是傾盆大雨。得雨的時間長短雖不得而知，但是聽到了各地喜雨的消息，焦煩的心也可暫安一時了。我們惟有望老天爺可憐窮人，多多的再來下上兩場大雨，不但是救活了無數的災民，而更能增固了我們全國抗敵求生的力量呢！

月亮將圓還缺着一个小角兒，皎皎的月光照耀着大地，通變成銀色的世界。我們一行四人踏着整齊的步伐，向元通寺靠着船的碼頭走去。月亮照着我們，影子跟着我們寸步不離，大地雖漸歸於沉寂，然而還沒達到那萬籟無聲的時候。國船邊的鬧聲並沒有減低，我們在這極靜寂的夜里，夾雜着有些微的鬧聲里，是踏上了民選輪船。承白經理的美意，算在船尾找到了一個四舖的房間，恰好合我們四人的住用。月光明媚的照耀着江心，憑倚船欄，看那江心照月的美景，若不是在川北災區去過的我們，看見了這一付風平浪靜似的美景圖畫，誰敢說四川的災情是那樣的嚴重呢。無頓精神不濟，皎好的明月，也不能把我們這疲乏了的身體，再留上一刻去伴她渡過迢迢的良宵！沒有離開渝城時，我們已經知道了川南之行要較川北為舒適得多。要說川南的災情為重，然而以之與川北相比，川南當得退後一着，不過以川南地城來說，在四川普遍的旱象下，川南的災情，自然也不能說他不重了。

不久以前我們是沿着嘉陵江的流域行走，但是現在則又在揚子江上行船了。嘉陵江的山水是有他的特色，北碚的小三峡已名揚川省，兩岸峯巒起伏，碧綠的江水，處處能引人入神。然而走到了揚子江來，則又有他另一種別具的風格，碧綠色的江水，亦變成了黃色，兩岸起伏攢崗，很少能見到一些特出的高山峻峯，無頓因船過小，盪動甚兇，疲乏的身體，現在更無法去恢復了。

上水船實在使人有點焦悶，每點鐘速率不過只有廿五里，如像慢行的牛車行在沙漠里。心雖焦急，

但船還是把我們支配了，而不能使我們奈何得了它。慢行慢行的，第一天必竟還是趕到了永川屬的涪瀝嶺。因船抵嶺已晚，且因製橋在即，便沒有上岸一看涪瀝嶺的風光。

二十一日夜宿涪瀝，一覺之後，二十二日晨早八時已到合江縣境。我們上岸時縣長劉裕常正陪同查振長往四鄉附城各區複查災民實數。我們剛出南門時，正遇到劉縣長得到我們一行到合江的消息，正由鄉間趕回縣城，因與同行往四鄉去走了。趙知道合江的查振長已到合有一週之久，查振員二十日在我們到合的這天，也都出發到各鄉各村去親自查勘了。

平常天旱，凡是山地，一定要較平地爲重；但是在合江縣恰是一個相反的現象。山田因有山水的灌溉，田里還能得到少許的水插下秧去，而在平地的田里，除了少數的田靠着江邊以外，因爲沒有山水的灌溉，便反而乾枯了。原來爲全縣最好的稻田，現在也變成了荒蕪的一片甘土。田里的裂紋，還在那里張着一張大口，望着老天的甘霖去把它們填滿，以利農作。但是人的願望雖然寬管是如此，老天所降的甘霖，只有偶而臨天的來降上一點稀微的雨點，土雖然潤溼了一些，然而田里的龜紋依舊存在，我們一行望着那張了嘴巴的裂紋，想到了沒有雨的這些地方，也將奈何不了它！

合江縣的得名，正與合川縣的得名相同。合川是由嘉陵江與渠河相會合而得是名，而合江則爲揚子江與赤水河相會而得是名。赤水河源出於貴州赤水縣，川省運銷黔鹽統由此河運往。此路亦爲川黔運輸之一孔道。合江因境接貴州赤水，緜水兩縣，皆有大山，山高地瘠，連年來的不雨，加之頻年匪患天災，重大的災患，便在這種原故種下了它的凶子。除了兵患匪災天旱以外，沿江各地，在去秋又遭了一度大水災。縣城里去夏又遭了一次火災。兩種損失不下數百萬元。精華一旦付之一炬，窮困的縣份里，要想靠它自己的力量全部恢復起來，想必爲事實上所不可能的。除了振款以外，目前惟有望雨插秧下種以蘇民困。因此，據縣府的災情報告，全縣三八九六二五人口當中，被災人數有：零八九五三人，佔了全縣

人口的百分之五十還強。米價原售二元零，現在每斗已增漲到四元幾，災荒的現象，已在逐步的造成了。

爲了無雨，省府特定下了抗旱的辦法，縣府也在三令五申的勸導農民下種旱稻。雖然官方是爲着今秋的食品打算，急切望民間能下種旱糧，以救秋來之急；可是農民們也有着他們的打算。等雨是一回事，下種又是一回事。有雨灌田能使他們插秧收谷，這是他們最切望的，就是沒有雨，也得再過幾天才去施點旱糧。他們所持的理由是，旱糧的收穫沒有穀子來得多，如像收穫包穀一石的地方，便可收穫稻穀八石，成一與八之比以外。在價格上，稻米還能較包穀多買上幾文。在雙重的利益下，知識淺薄的農民，自然願種稻米，而不願種包穀等類的旱糧了。這種不到黃河不死心的念頭，若是待到端陽節一過，再無雨下來，就是想種旱糧也不可得了。好在近日農民已覺悟到了這一點，若是大雨不來小雨來，秋天的紅苕高粱還是可以有望的。

合江公園，正在修建中。公園地址原爲鴉塚，正傍長江赤水之間，前有美麗可觀的筆架山，南有遙越黔嶺的亭子山。并可瞻望全城景色，風景秀麗。因荒年公款無着，房舍的建立，皆由私人捐募。道路的建立，則由各機關的職員學校的學生，在假期裏親自動手修築。因此不費一文公款的公園，現在已奠下了它的基礎。若是此後能加善的培植，那麼渝敘間的名勝，將更增多一處了。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中，合江縣的建設還是突飛猛進，圖書館，民衆娛樂場的設立，這都是官民打成一片的動力。這裏的民衆娛樂場，是建在縣府的左側一個空場上，除了一個戲台以外，是空無所有，每到開會的日子，凡參加到會的民衆公務員學生，每人都已帶竹椅一個到會，以便坐用。竹椅上面都註上了他們自己的名字，散會以後自己再攜帶回家，一無錯誤。這種仿照峨山軍訓的辦法，施之於民衆，恰當極了。空場上開會隔着一合子遠的恐怕不能聽見，他們又特備了播音機一部，傳聲數里。每次開會次序井然，這在一個小的縣城

裏，竟會有了這樣的一個規模，真是難能可貴。劉縣長的苦幹精神，亦是值得讚佩的。

一打擾了民數館一夜，翌晨二十三日我們又塔船往瀘縣去。原來預定二十三日夜宿納谿，但船的行程是以瀘縣為夜宿的碼頭，我們想到納谿過夜，而船又非在瀘縣過夜不可，雖然人有勝天之力，然而我們一行四個人的力量，還沒有達到能勝過這船的力量。真奈何還得在瀘縣屈宿一夜。這樣便把我們原有的行程破壞，担心着又多了一天旅程的日子。

到了瀘縣已是午後了，在專署略聞當地的災况情形後，因為時間已晚，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以容許我們再到鄉間察勘一番。這件事情是力所不能的，我們也就只好作罷了。據專署的報告，全縣九六八九九人當中，被災的人口佔了三分之一還強，大春栽插不下，民力無法自救。這裏除了前次德隆段公路的工振外，還有所謂急振，陸續都由當地的士紳設法籌款，以謀自救，其他的災情因為我們無暇實地去勘察，此外的災情也就無法得知，這是記者對瀘縣災民深引以為歎的。

不過在瀘縣停留下還一刻短促的時間，看到這市面繁華的情形，在記者此次經過的數十縣中，除了成渝兩地以外，當首推瀘縣了。雖然川北的順慶閬中，合川都是川北商業的孔道，然而還是沒有瀘縣來得富庶。都市里應需的在瀘縣都具備了，它正在往造成一個都市的路上邁進。城里的窮人雖有，然而我們不能指出他們是因受災患而找不到飯吃，還是慣來討飯吃的乞兒。以瀘縣這種繁華的市面，充斥了外貨的縣城，若說這是重災區吧，以記者走了這麼多的受災縣份，從沒有見到災區里還有這樣繁華的市面的縣城。態度從容不迫的市民，好像沒有遭受到災荒一樣。這種情形，使記者有點落於五里迷霧之中。我想，也許是農村愈破產，都市愈繁榮的原因吧？

途中怕的是病魔纏身，由成都動身時，記者便帶着腸炎症，尚未痊癒，幸好帶有藥品，沿途服用，還沒有發生不幸的症候。到了重慶之後，多吃了兩頓油大，腸炎症又在這個時候發現了，弄得記者這

幾天的精神都是疲乏不堪，以致通備的稿子也遲到現在才來動筆，這是記者實在對不起讀者與被災同胞的地方。因為身體不適，與瀘縣三位同業略敘一刻後，便倒入了夢鄉。第二天船是甚麼時候開的也弄得不能清楚的知道，等待醒來時，船已抵達納谿縣城了。

下划時我們担着一份心，因為這里的水流湍急，怕的是在這湍急的軟皮浪中，把我們的划子給弄翻。不過後來這個也就變成了多餘的操心了。然而在沒有囤船的地方，任隨着在河心中去漂船，誰又不担上一刻心呢！

到達納谿，表上的時針才指到八點，縣長李海一在初病之後，率領着各法團機關男女學生列隊於江干歡迎，記者因病週身無力，故各處都未曾走動，只有縣長給了記者一個簡單報告，全縣人口七八九〇五人當中，被災人數有四萬四千有奇。全縣除在廿四年略受旱災外，二十五年七月沿江各地遭受水災，其他各地由去夏至今又復遭受旱災。原本就是在苦况中求生活的納谿，接二連三發生之不幸的災禍，在自救上也就生了問題。單以川南區域來說，納谿的苦况正如川北中之饑饉，昭化等地是一樣。因為平常就苦，加以連年的天災，苦上便更加苦了。最近有點雨水，三分之一弱的農田已插下了秧，其餘的地方還是在盼着甘霖下降。

在川南說川南的話，納谿的縣城着實冷落可慘，還趕不上隔河的安富鎮呢！以川北說，納谿便是川北中的蒼溪縣了。全城的人民都在苦况中去渡日子。麥稻加青菜，這便算是上好的食品。看着活潑的女學生，當着許多生人面前，補着沒有襪底的襪子，只補上了半截，前面還光着半截，便穿上了腳去，快樂吃着麥粩的情況，與都市中趨向繁榮的女學生相比，真有天淵之別。天天在鬧着到農村去的人們，可願吃到了這種苦頭嗎！

十點鐘曹專員等已將各事料理清楚，此地離江安縣只有七十五里路，時間長，路程短，加以原來我

們的計劃二十四日是宿江安，所以臨時我們便又改變了臨時的乘船計畫，改順滑桿西乘向江安去了。這是我們在浦縣先期料到的一著，預先打發了行李直接到南溪去，現在我們只剩下輕裝專趕路程。原擔心在計劃中多了一天的心思，到了現在，又合了原有的計劃。

川北坐滑竿選了十幾天的路，一提起滑竿便對他有點惡感，滑竿在初坐時還感覺多少有點舒適，然而一旦坐久了，不舒適的毛病處處便被發現。才厭惡滑竿，現在又來坐滑竿，自然不會有甚麼好感。可是爲了趕路，記者有病之軀，也就無可奈何了。

夜里才下過了大雨，白天的太陽還是炎熱難過，無怪不下雨的日子，土會龜裂得那樣驚人呢！由納谿到江安，我們担着兩個地方，一個是大渡口，一個是馬嘴子，這是過去的匪化區。防匪時代的遭里，沒有一失沒有發現槍殺案的。到了現在雖然已好得多了，然而這兩個過去爲匪窩子的地方，我們對這還是有點不大放心。誰知道這個担心又成了空，兩個匪化區平安的過去了。過了馬嘴子聽鄉民說，昨天場期才有三個匪徒持三支手槍，搶了幾個鹽商，而我們又在這個口子的危險中平安的過去，是不是查探的人員都有着「吉人自有天相」之福呢！

我們一行四人到了江安縣境之後，沿途只見田水已滿，一塊塊的土地已變成了完好的秧田。我們有點詫異，這還能算是災區嗎？過了一次揚子江後。農氏正忙着插秧，歡娛的神情已充滿於眉際之間。由納谿到江安的途中，沒有一塊田沒有水，沒有一塊田里不是插滿了秧。豐盛的秧在田里插下了，遍地成了一塊青綠可愛的鹽色。在前一週此地還不是跟其他各地一樣的用土龜裂，秧將枯死，誰知在十八，十九兩天接連的落了兩天大雨，因之田里的水皆被灌滿了。因此一向焦愁萬分的農民，現在個個都喜形於色。恐慌嚴重的氣象，因爲這兩天的大雨，都給了它一個大的轉變。全縣的人心都爲之安定。雖然還有少數的高地不能插下秧去，但是這兩天的大雨已是賽過二百萬的賑款還多了。

在江安縣是如此，待到了南溪縣後又復如此，川南農民的幸福，靠這兩天的大雨已栽培定了。若果此後續雨，今年的秋收實可有希望。

抵達江安時，已午後六鐘有半，縣長郭雨中已在郊外二里相迎。入縣城休息後，曹專員便又去聽取當地人士的報告。江安全縣人口總數二二〇五八七人，災民人口總數是一五九九一三人，佔了全縣入口百分之七十二稍強。以過去的情形說，在川南的確算是個重災區。然而到了現在災荒嚴重的現象已成過去了，米價已較未落雨前爲跌，但較之以往，每斗價還是高過三四角。若以川北高漲數元的價格來比，自然是相差太遠了。由此更證明，川南就是最重的災縣與川北相較，也有點大巫見小巫之概吧！

雖然目前是有雨，秧子已完全插下，日來尚有夜雨下降，秋後的災荒或可避免，而目前因去秋的無收，今春的歉收，多數的同胞還是沒有飯吃。幸而沿途幾縣查賑長都已到達多日，查賑的工作多已完了，只等待急振款撥到即可散發。嗷嗷待哺的災民，現在是可以有一線的生機了。自二十一日由渝出發，二十五日到了南溪差不多天天有雨。自成都出發經川北到重慶，也是差不多常常有雨，雖然川北的雨沒有川南的大，但是我們離開成都時喊出的口號：『寧可當泥人回成都，而不願當灰人回成都』的願望總算達到了。現在我們聽着川南的雨聲，我們更望着川北川東其他各地都有同樣的大雨，普遍酌能播栽下秧子，那才是全國人士所切望的事。而更是勝過幾百幾千萬急的振款啊。

我們由重慶動身的時候，便遇着天降甘霖，到了合江大雨又是傾盆不已，經過涪縣納給江安一直到了南溪，每夜都遭逢着大雨。在川北的途中，每天在熱烈的暴日下，使得我們個個都感覺格外的煩惱，日夜焦心。要是再不下雨，又將怎樣辦呢？懷着這顆不安定的心，由川北走到了川南來，天天見到各地都有雨水下降，雖然不能肯定的說農民已經得救了，然而潛伏着在農村間的那種恐慌無雨的危機，現在已經完全變成了農忙的喜悅空氣。若是以一句俗話來說，我們到各縣去都是浮着水去的。這雖是一句

笑話，然而拿來證明各地皆已得雨，也正恰當不過了。

我們廿五日由江安趕到了南溪，沿路田中遍插秧苗，使得一塊塊的田影印着青綠盈疇的景色，恰似

一幅美麗的畫面。看見農民們的喜悅情緒，使我們不僅也由煩惱中轉為歡樂。南溪等縣皆經省府列為重災區，其災情雖極嚴重，但都較川北的受災縣份比較好些。據當地的人士告訴我們，十八日以前的南溪不是這麼一種景像。田土的龜紋使人見着便覺寒心，幸好全轟十八十九兩天大雨，秧苗才能插下去，否則還不是赤地千里，路絕人烟嗎？好的是這一場大雨，川南的數縣都靠這雨救活了數千萬人的命。我們惟虔誠的望天再普遍的多來幾次大雨，全川三千五百萬的災民當可被救於災旱之中了。

• 流亡到何處去 •

過往南溪的災痕雖然已被十八十九的大雨給湮沒，但是仔細的去看一下，還可看到一點點的痕跡。田裏面的水雖已漲滿，秧已遍插，然而田水里的龜紋還存留着沒有復還，也就可以證明過去災情嚴重的一般。

縣府的報告中，災民的確數是九七一八二人，佔了全人口二七二一四五人當中的三分之一。目前因為有了雨，災民的恐慌情緒雖已好轉；而無飯吃的現象，還是有待於目前的振濟哩！



坐船的生活到了這里便又要告結束，長途的滑竿生活也這里從新又開始了。聽着滑竿這兩個字，雖然有點感覺頭痛，然而這是內地的交通利器，我們還是沒有方法去奈何得了他。還是得用它來趕這百五十里的途程。

廿六日清晨，與左縣長動歛握手告別之後，一行四人便又向富順縣城推進了。行九十里走過了石灰溪，景色又另外更換了一番。由這里一直到內江縣境，都是帶着大盃的雨量，目前的雨也只是點點的毛毛雨，田土雖已潤溼，要是想插秧吧，還是有待於大雨的下降。沒有水的田，荒蕪了的土，在這一帶又從新被我們發現，東大路的乾旱，還是可憐！

由南溪到鄧井關是百五十里的途程，由清晨六時動身午後七時便趕到。在川北萬山之中我們一天會經走一百三十里的路，到了今天以一百五十里的數字，我們是打破了川北行路最高的記錄。我們不到富順縣城而繞十五里走鄧井關的用意，是恐怕又要驚動地方官，殊不知到了場口，富順縣長唐步瀛，已率領着各機關法團及當地學生整隊歡迎，使我們的心又感覺着不安。

富順在四川說是最富庶的縣份，因為他富有自流井的鹽。鹽是人民生活必需的食品，富順是川鹽大量的出產地，因此造成了它的富有地位。我們看着沿鄧井關河岸靠着的那些大鹽船，一擺就擺了五六里之長的景象，它的富庶當然不會是假的。富順的災情以我們所看到的，據縣長告訴我們的，災民數字到了三十六萬之譜，以災情言當然不能算輕；但是以富順的富有，所籌的自救款項來說，無怪省府會把它列為輕災。本來在目前救災如救火，救死不救貧的大前提下，只要是四川人，只要是我們全中國的同胞，我們決不應該在這災情輕重的小節上去爭持，我們應該以多救活一條命，便是多鞏固國家一分的元氣去着想，在自救的可能範圍內，去謀自救之方，這才是災民們的福音。

麻煩了唐縣長，在禹王宮內替我們找到一席睡覺之處。這晚上天老爺又在下雨了，雖然雨不算大，

但是總比那沒有雨的日子要好得多吧！

翌日清晨正在洗臉之際，鹽運使繆劍藩先生，已派車引候至自流井參觀。由郵井關到自流井公路長計九十里，這條公路據說是在防區時代爲二十四軍所修築。費用共計去了三百萬元，以九十華里的路寬用去了三百萬元的款項，可說這條路在世界上算得最昂貴的了。它的驚人亦可足動世人之聽吧！由這裏更使我感覺到了時代進步的驚人，由成都至南京航空之便不去說他，只以這九十里公路來說，要是走路便又需一天的時光，然而以汽車代步，便以一個鐘頭趕到了。若是以這種事情放在從前來說，當有神人之稱吧。

到自流井繆運使及當地首長暨機關法團人員，又在列隊歡迎了。略爲寒暄用餐之用，由繆運使偕同赴鹽井參觀。當我們看見由井內取出來的鹽水，更覺到自流井的富庶，這些不都是銀子嗎？經過一度勞力之後，這就會變成了白花的鹽，更變成了錢。足能驚人的便是井內的自來火，不用煤而用火又省一分財力，無怪這里能被稱爲是銀的世界呢。

在這里我們聽着關於振災里面很不好事。不但這一帶有這種現象，就是我們所經過的各縣，也難免不會有這種現象發生，不過未曾被我們發現就是了。是甚麼事呢？便是甲長保長們所弄出來的把戲，據說災民每人如果是發給四角錢的急振款，甲長們便提出了以往還欠的保甲經費，修路費等等的欠款，其數目最少還較這四角錢的振款還高。如果每個災民除領得四角錢的振款而外，還須得自掏腰包拿幾角錢來給甲長以清舊欠。若是有錢的災民還能被稱之爲災民嗎？結果弄得災民無一敢去領取振款了。這可說是救災聲中的一個奇蹟。爲了要真的使被災的良民得到實惠，還是須得請各縣里辦理救災工作的大人先生們注意一下。

由自流井到內江原無公路可通，現在因爲鹽運的關係，已在繆運使的監督下通車了。這是以工代振

修繕成的。除了這條井內路以外，還有井榮路正在修建中。預計月後當可通車。沿途還有未完工的地方，看見在那裏做工的，多一半是婦女與十六七歲的孩童，其緣故都是受了災旱的影響，而拋頭露面的到外面來工作，尋找飯吃，婦女的工作效率并不減低於男子，因為她們恐怕工作怠慢而失掉飯碗。

自流井是一個工業區，是四川產鹽的大本營，上上下下皆依靠鹽而生，幾十里的範圍中，也找不到一畝良田，延綿續續的是鹽井的區域。所以在這裏來談到旱災，似乎有點近於滑稽。不過因為天旱米價騰貴，影響到了鹽工的生活，確是事實。因為這裏的工人皆是由高陞榮內資爐各地來謀食的貧民，自然不能說這是災民。因為工人多半至井取鹽，他們平日都是在貧苦中求生，現在到了自流井生活程度昇高之下，婦女亦不能居家自食，出外謀工補濟家用便成爲他們謀生之路了，題外的話我們不去說它，此地貧窮的婦女們苦幹的精神，的確令人可佩服！

井內路上，我們又走了一百二十里的路程，遠遠的看見旗幟飄揚，原來是縣長陸維綱督率團法團駐軍又在郊迎了。我們一行四人當下榻於稅局內，因為局長郝賢莊爲同行綏署參軍郝錫莊之長兄，盛情難却，我們又很麻煩了這位賢主人。用過午餐後，陸縣長陪同我們齊往附城鄉里勘察災况，出北門過河，往沿山一帶，所見田土表面雖已被數日之雨潤溼，但未會溼透，所溼的程度不過只有三寸多，要說到插秧當然還隔得很遠，若是說到點種旱稻，也還欠着兩三分水量。我們在離附城已有十里光景，天氣變色，大點的雨水已在密密的落下，我們趕緊回頭向城內急奔，然而雨是愈下愈大，待到我們趕回寓所的時候，個個都已變成了落湯雞。郝參軍聽了笑話又出來了，他說我們個個都得了淋症。這句話以不期其故的人，初聽起來當然要大覺詫異。就是在我們一行人初聽起來，也有點神妙。此地的淋症并非花柳病之淋症，仍被雨水溼透之淋症也。

這里大雨田午後落到天明始住。居民告訴記者，這是今年以來首次逢到的大雨，這場雨已有將近

一年的光景沒有見到了。今天的雨雖大，但時間還覺欠短，若果能繼續落上幾天，插秧當無問題。若是最近再沒有大雨，秧子雖不能插，旱稻亦可下種，這場雨落得太好了。縣長陸維周因係初由貴陽調來，接事未滿旬日，故對各方情況尚在調查，以他給記者的材料，全縣人口五九九二九一人當中，被災的人民有二十萬零八千七百餘人，佔了全縣人口三分之二強。以災情說，內江可算重災，然而自救的力量很強，所以結果亦被列為次重災。自流井是鹽的出產地，而內江則是糧的出產地，因為鹽糧的出產，也就減少了不少的災民。然而近年來甘蔗欠收，銷路的疲疲，年收八十餘萬的稅收，現在已經跌至十餘萬了。此後若不加培植，整頓省稅的來源，怕恐又要減少一些吧！

二十八日我們在等汽車返省，縣府特開了一個歡迎大會，歡迎同行的四人出席酬茶。記者因不便說話，也只是到會參加做了一名旁聽者。其餘先生們，則都有長篇大論的演說，盛會極盛。時熱鬧。入夜省府電到，汽車已派來，我們決定明天回成都，溯自上月二十九日由成都出發勸災，道經川北，上川東，川南各地，歷經數十縣，時間恰好一月。在我們雖覺時間已多，而去的縣區也還只有那麼點點，總計只不過佔全川五分之一。由此更可測出四川之大，幅員之遼闊了。離開成都恰整一月，明天便又要與離別了一月的錦城再來相會，想到了這點，不僅又生出了不少的感懷。這一月，我們所過的生活，若是拿到都市里去再給它一個回想，這里面又含着多少感懷傷痛的事呢！明天回到成都之後，我們這次出來勸災的工作，便要全部告竣了，雖然川東黨匪患甚熾的數縣未能親去查勘，這是我們時刻覺過分歉意的地方，然而爲了事實上的與我們作難，我們也只有作罷。不過，記者在這里敢說一句話：我們未曾去過的各縣雖未能親見各種實際情況，而其慘狀已聞風聽及，自然對這幾縣，省府會格外的設法予以救濟。其結果，不會因爲我們未去而得不到振款吧！

別了，死亡線上的同胞！

五月二十九日我們回到了成都。以三十一天的時間，我們走了四千里，經過三十二縣，全川的災區雖然沒有完全走到；但是在匆忙中我們還是得到了一個明確的概念。只以我們走過的這三十二縣來說，其中雖尚有未曾詳細考查過的縣區，但是以我們每天都在那一望荒蕪漫無人煙的區域里，眼所看到的都些蓬頭垢面，留着最後一口餘氣，還在饑餓死亡線上，去掙扎着生命的災民，也就可以區別出了孰輕，孰重的災况。使我們感覺到分外難過的，便是在都市里居住的同胞，好像從沒有覺到災區還有許多的同胞，將要因饑餓而死的人在呢！

這次四川災情的嚴重，已為全國人士所注目，其嚴重的情況，也正如以前各地報紙所記載的一般。災情雖是這麼嚴重，然而有一部份人對這種嚴重的災况，還取着有點近似於滑稽的觀望態度，如像重災，輕災的爭執，振款分配多寡的爭議，三十一天里面，沒有一天不會聽到不關於這些事情的話。如果當我們去問到了他們時，你們的災情并不算得格外的嚴重，所撥給的振款也差供分配，為甚麼還要來爭執這個輕災，重災振款的多少呢？而他們所給我們的回答，實出人意料之外。他們的回答是，別的我們都不去爭，我們要去爭的只是這一口氣。此種現象有一二縣發生出了這種笑話，而使我們更覺到了分外的痛心。值此災情嚴重，救民如救火的時候，還有這種不識大義的人，實在使我們感覺到災民生命的危險。同時我們更覺到，凡是請撥振款，報告災情的同胞，多半都是站在自己的一個小立場上去談話，惟恐給自己的桑梓少分了一點振款。以私人說維護桑梓的事情雖是很好，而以全川災區來說，不免又要發生弊端了。我們誠懇希望此後報災的朋友，留下一份良心，把真實的災况說出來，不要只在小節目上去打

算盤，和其他較自己寬情爲重的地方爭撥振款。否則，因此災情嚴重的地方，分得的振款少了，不能救活當地的災民，因此而損害了我們國家的原氣，這個錯誤的罪過，又該誰來負担起哩？

現在更連想到了一點關於振款的話。振款的分配，必須依照各地災情的實況，與災民的多寡作比例，去決定每縣急振款的數目，若只以各地報來的幾個不知虛實的數字，便坐在家裏把振款的數目決定了下來，在分配振款的本身，雖莫有知道遺錯誤的地方是在那一點，而真正的災民，則將要啣恨於九泉之下了。如像南部以七十二萬人口，報出八十幾萬災民數字，便是在分配振款時，所應注意到的一個好例子。

題外的話說多了，拉回頭來再說這裏的本題。四川的災旱，誰都知道它不是一個很單純的天旱，而種出這麼一顆嚴重的種子，它的造成，還是多方面的緣故。而產生了這一個惡果。這顆果子的因子是甚麼呢，現在記者把它分析的寫在後面。

造成災荒的是誰？

四川的災，決不是因爲一點點的天旱所能够造成的。因此便有許多人懷疑着，素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爲甚麼一旦經了天旱以後，便會發生這麼嚴重的災荒呀！這個謎，也可以說是爲多半人士所注目的。

兵災匪禍，誰都知道這是四川關災的致命傷。四川自民五以後，在這二十年的當中，經過了二百七十餘次的大小戰爭，農田的摧毀，壯丁的死亡，軍閥爲了爭地盤而任意榨取民脂民膏以爲軍費，這些都是給農村經濟總崩潰的一個大炸彈。二十年的內戰，再加以赤匪的蹂躪，人民的財力完全喪失殆盡，過

到天災降臨之後，要想靠他們自己的力量，去振救他們自己，當然是有一個大的難題。何況在久經兵力之後，一半的壯丁已了無活路，大部份的都向別地逃生了，就是沒有災，這些餘的田土，也會變

成了荒地，何況接二連三的會旱上三年呢！

因爲兵災匪禍的緣故，帶着大量的金錢，去接濟這一筆數額龐大的軍費，而在歷年被吸盡了的百姓生活裏，光靠種穀子的收入，實難以供這種需求。因此便有許多的農民，爲了謀得多數的收入，以免遭受有槍階級的鞭打，多一半便將好的農田改種了鴉片。因爲鴉片的利厚，除了供給軍費的需用外，自己還會落下幾文。所以鴉片在過往的四川，日漸繁盛的種植，這便是其中遭災不能自救的主因。但是這些可憐的同胞，竟都忘去了，鴉片煙是不能拿來果腹的呀。故在十多年以前便有人說了，四川的煙田日漸增多，稻子的產量日漸減少，既無存穀，而日常的需用，還須待于湖米的接濟，設若一旦遇到旱災的形勢，恐怕一定會造成不可救藥的局面。誰知十餘年前的一篇舊話，到了現在果然應驗了。這便是素稱天府之國，一旦遇到災荒，自己不能振救的大原因。

其次能造成如此嚴重災荒的緣因，還有兩點。一是鴉片毒工，一個就是壯丁訓練。這兩個患難中的兄弟，也是造成川災的一份好點心。我們若以原因近果來說，兵災匪禍鴉片流行是



造成災荒的遠因，壯丁訓練義務徵工，便成了嚴重災荒的近果。

義務徵工，在江西實行雖然收到非常的效果，但是搬到四川來，因為地域人俗的關係，也就種下了莫大的禍根。在兩口壯丁徵一口前去工作的原則下，窮苦的家庭便因此而破了產，原有兩人在田裏耕種，因為要以一人應徵去爲國家作工，耕種的田便因此要荒廢一部。而且作工既無收入，還須在家裏自帶食糧，以才遭過兵災匪禍，家無存糧的農家裏，正殷殷的望着這一季收穫，以補一補往年的不足，正在這個當兒，又出了義務徵工，這點便給了他們一個很大的絕望。因為壯丁的減少，耕種面積亦隨之減少，就是不逢到凶年，以其全部的收穫，也難望支持。何況是禍不單行，又遭遇到久旱不雨的天候，這不是火上加油的，更給了他們的一個致命傷嗎！

至於壯丁訓練，因為地方上的措置不當，弄得農民耕種不能得時，上季誤了下季的事情，各地發生過的也不在少數。雖然這點對災荒的造成，莫有具着多大的成分，然而它必竟在造成災荒的成分中，是佔去了一個位置。

災既已形成，目前我們所急需要辦的事，便是如何的去救活將要因飢餓而死的同胞，挽救回來這種危險的旱像，其次才能去談到防災的方法。

怎樣才不餓死？

莫有說到怎樣去救災的話以前，先得看看災區里面的同胞，那些才真是因旱而成爲災民的人。

有人說四川以往是苦了頭戶，現在是苦了佃戶。這話在初聽起來，似乎是有點莫明其妙，而其救災的繫結，也就在此一點。不明白四川租佃情形的人，自然不知道這兩句話指何所而言。知道四川租佃情形

的朋友，自然是不解而釋。

四川的租佃少有說到以多少錢，租種多少地的方式，多半以收穫所得而言。其租佃的方法，以小春的收穫完全讓於佃客，大春的收穫，提一二成給佃客，餘者皆歸地主。每年的顆稅則由地主繳納。因此以往的四川，每年雖然到了一年六徵，八徵的時候，而並沒有苦到農民的身上，苦的只是地主。於今災荒造成了，小春沒有收穫，大春的收穫亦在未能預料的時候。就假如說大春收穫到十成，而農民所得到的只不過一二成。欲維持生活當然困難。而政府方面則因災情嚴重停徵，緩徵顆稅的命令早已公佈，以為這樣可以拯救些災民，而實際呢，完糧上稅是地主，與佃客毫無關係，如今免了顆稅，不是好了地主，苦了真正給民嗎！災民得到實惠的災，還是五月至八月這四個月間，公私欠賬，暫緩停收的這一個規定。

四川的自耕農很少，多的是地主與佃農，自然我們可以斷定了那些是我們應該拯救的災民。本着在救死不救貧的口號下，該如何去救救這些遭着災難的同胞。目前為一般所提出來的是急振，工振，農貸三個辦法。

在救死不救貧的大前題下，散放急振，是目前急振災黎一個最切實的辦法。不過我們看看由振災起，到了現在止，我們的急振款又是放出了好多呢？急振這兩個字，恐怕將要變成慢步了吧。雖然一則是因為受了時局動盪的影響，而另外的緣故，則還是因為官樣文章過於多了。加以地方人士的辦事遲緩，結果還是苦了我們那些災難中的同胞。

不論急振也好，慢振也好，目前所切應注意之點，是用怎樣的一個方法，才使振款一文一錢都能落到災民手里，而不被旁人從中私飽。因為這次我們在災區里便聽到了保甲長，從中包辦放振的事情。雖然這位保甲長已被懲罰，然而此後類似的事件，還是不得不留神去提防。

急振是救一時之急，是要在目前能救活了生命，能便不致於因饑飢而死，這便算是達到了急振的目的。至於根本的救濟呢，則還有賴於農貸去恢復了農村的固有經濟。而工振，則亦不過是包括在急振里面的一個方法罷了。若是真的認為工振可以救活不少的災民，記者覺得有點是近於錯誤。以華洋義赈會所定工振的條件來說，那麼老幼婦孺，不都全要被餓死了嗎？所以在記者覺得，工振也不過只是急振中之一項，只能救救那些無田可種的災民，一旦工作完結之後，想要把他們遣散回農村去，恐怕又要費一費這些先生們的心呢！

說到了農貸，這是恢復農村經濟，鞏固國家原氣，振救災荒的一個根本辦法，所以救災的款項，應該大部施用于農貸。目前農貸的款項，雖然政府方面已經籌劃得不少，而實際放到農村裏去的又有幾文？

農民貸款，是否真的貸放在農民的手裏，這還是一個疑問。目前以記者所知道的，有的地方農貸已經放出了不少，因為種種條件的關係，多半是貸給了商人，或者是給了他們去作販賣鴉片煙的生意。這似乎是與農貸的名稱有點不符，這在貸放時是應該切實調查的。

造成這種現象的因子，不得不歸於農貸利率的過高。雖然農貸的利息只取八厘，已較當舖的三分利，土豪劣紳滾子利便宜得多，而在目前這種災荒年成之後，想在除了八厘利借款而外，再多得到一些收入，恐非事實所能辦到。而且借款還須具備了農貸款的條件，因此真正需用借款購買種籽的農民，也只有得觀望於旁，而使農貸落在商販之手。受着災荒的同胞，真是可憐！

除了這些現象而外，還有把農貸款子借來後，不買種籽，而把它購買了食糧的事情發生。雖說這些人是有些近於懶惰，而急振過少不能維持他們生命的話，也能說得不通吧。歸于這些事，在我們放款項給農民的時，該用怎樣的一個好的方法，使災區裏面的農民，借這些款子恢復了他們的生活，奠定農村

經濟的基礎，鞏固了國家的原氣呢？

救火不如防火，救災莫若防災，我們希望過太平日子，沒有災荒事情發生，這都是待於我們怎樣去努力，防止災旱不再發生。這就是最後所要談的防災問題。

春荒的嚴重性雖已過去，而未來的秋災，我們還不敢去確定了它的數字。也許有雨就會豐收，常時期的再不下雨，八月間的嚴重也就會到來。爲了防止再有大的旱災造成，只有以我們的全力，盡先去防止災旱的產生。就是天乾得了不得，有了適當的防災方法，雖不能再照往常有一樣的收穫，而其所得的早糧，也可維持了活的生命吧。

平時防旱的方法很多，最緊要的一點，便是如何蓄積山水，使田畝經常不乾。最低限度，也應達到點種旱穀不缺水量的目的。防旱的辦法雖多，如像需款較多的購買抽水機，建築水力大電廠等項防旱的機關，便不是目前我們經濟能力所能允許的。爲了要取得實際的效率起見，要用少許的金錢，達到了我們亢旱的目的，以記者個人的感覺，還是走不出這幾個方法去。一、挖堰塘，二、疏鑿河流，三、引水導渠，四、培植森林，五、籌辦公倉。這五點若能在短時期內把它做到，雖不敢說防災的陣線已佈置穩固，但是總會避過了這種嚴重的災荒，減輕已成的災荒的危險性。

若果地方上主持負責的人，在災荒將要形成的時候，拿出了適當有效的辦法，去挽救這一個危機，目前的荒災也許不會造成這樣嚴重的地步。有個很好的例子，便可以證實了這些話的真實。

前榮縣縣長張鏡容，在災荒將來的時候，便下令縣屬境內決對不准囤積米糧，否則查出決定嚴辦，同時並勒令農民栽種亢旱的食糧，因此災荒的收穫一個最嚴重的時期，便在從容不迫很平凡的當中渡了過去。一方面還由縣府以大宗款項購買米穀，以辦平糶，這時受災的鄉民，實在給了他們不少的幸福。

反之，前內江縣長李文襄，因事出忙忙，辦理不善，囤積的糧戶處處皆是，弄得米價日漲縣縣土漲

，災民叫苦連天，結果吃大戶的事情在所難免，災民聚集一多，滋擾的事情勢難避，就是賑濟方面應行使治安的職權，也就恐怕有點舉叫難。一方面是使糧戶吃虧，一方面災民也並未得到甚麼惠顧。兩者相較，在救災聲中，措糧的適當與否，都能有一個顯大的效率與利害吧！

自然有了好的政務官吏其振災的方法雖不能說良好二字，但是必竟會因為他們措糧方法的適當，不會發生甚麼不幸的事。就是最嚴重的災荒下，記者相信有了好的市政官吏，應該餓死三個人，也許會餓死一個人呢！



#54

801024

視察
券
記

昭和六年七月廿七日

直接贈送